

安正忘筌集

乃大者不墮禍福之中超於形
數之外上知極文之微而明王
道下謀揚墨之取而尊聖人教
黃石之秘以救生靈傳河汾之
業以垂師友偕老莊之書文孔
子之易深入華嚴三觀之旨翁

通曹洞五位之言自成一家獨

立少有其推許之至云余讀

之閱深奧衍臻妙獨出摠之

正位居體之一字其樞要也

周之主靜李之未貴通相承

傳歷世不易心之本然自不可

得而為也。方人之喜怒憂懷
哀樂滿腹。若見其憧憧者。反
其過而思之。竟復實在乃其
直感之。偶觸而遂至清淨之
本。然亦大誤矣。夫本清也。汨之則
濁。而待之後清。本明也。蔽之

則衆之而德之後明是謂且衆
者常自外而清且明在固在我
也知其在我而執之不移非正位
居體者孰能之善會之於程
門所授受尤有甚深不然在朱
最其論之以行子辭之誤謬在

五 釋 里 之

萬曆丙辰冬 邱 邱 焦 詒 書

安正先生集目錄

上卷

統論

○宅心

中庸

○傳道

○治亂

○大人

坎離

○精神

清明

處明

本宗

妙用

易數

六九數

十數

又十數

○著數

卦數

河圖數

六爻數

元數

九疇數

又九疇

洛書數

學宗圖書

圖書奧旨

○著卦

九疇

洪範說

洪範圖

皇極會要

建極定數

經世錯數

思無疆說

本心附

本心附

大法要樞

兩端說
無知說附

兩端說

附

無知說

附

有序

論習

叙學

指要

○論取

鄉原

本末

附

○言德行

附

傳習

附

○道德

時習

附

行之著

附

利爲末

附

踐形

○誠信

○克念

○進德

善剝

熄見

迷悟

宗元

觀身

觀象

觀生

生生

戒偏

絕四

傳要

真傳

○能化

○出入

習坎

附

讀文中子

下卷

易圖

黃中

虛中

正旁

位尊

一家

爻象

君火

自然

知至知終

不習

一貫

地類

大正

文德

師

咸感

大小畜

神德行

筌蹄

無大過

○言行

人文

○仁義

坤藏

養中

致養

用艮

叙和

利用

附

附

附

得輿

韓文公

上下經

積習

明報

守微

子房

題忘筌集後

題明報篇

安正忘筌集目錄終

安正忘筌集卷上

宋浦城潘 植子醇著

明新安吳允清肇一校

統論

聖人觀身心於易。易無體。是爲大象形所由生。易無思。是爲太極心所由起。無體者身之本。無思者心之源。易集注大象伊何形影未兆而非夢者是也。太極伊何喜怒未發而在中者是也。此以未始出吾宗故居形數之先。制形數而非制於形數。斯謂之常。以無古今無

易集注
卷上
忘筌集
統論

此易即而天
下之理皆美

去來上無初下無終涉萬變而此不變者也聖人方
其與人爲徒則有身有心於是獨觀其始以歸其宗
故觀身於良而得不獲其身之理觀心於復而得退
藏於密之道身心復本而卽廣居正位以恬而養以
虛而應無非順至理之自然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去智與故循天之理其應而寂也亦猶響答而谷虛
形燭而淵靜甚夷易而略無難者後之學者不知不
習之道由地道之光惟黃中通理則正位居體乃溺
於楊墨之有取而畔援歆羨之心勝於是景仰其高

觀於便必有
去取於法更學
通明法入目
多孝耳

明慕悅其功美循其步趨而從之跡則是矣其所詣
則殊也皆原於不明而汨於有取有取則隨所見見
則不離兩端兩端而有取則必倚於一偏兩端而偏
重則傾而非中庸故不立中庸不可能唯兩端偏重
之見熄則至焉中庸之爲常蓋以身心之本也聖人
體之以應萬變動而時中斯無往而不立應已而寂
不離本宗以循身心之本始不墮禍福之倚伏不明
則取故慕其仁樂其義而學斯在外矣凡後學之失
悉由於取楊墨之徒啟之以陷後學辨而出之亦不

宜略聖道平易直詣本宗所以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理得而成位乎其中成位自成則無功而超詣矣

○宅心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蘊太極之中是爲天地之心而天地之心寔無定體大包六合細入秋毫本無限量與太虛等虛包萬有而無畛所可證者感應而已故雖見其心於復乃無心之心唯見其情於咸而感應獨存焉有感斯應悉緣象類感之以其道則正感之非其道則忒蓋以本自無心特隨感而應惟影

境其性成而天地
萬物之性一也
其見天地之心天
人一氣也
方是聖人有體
有用不此
而學也

響耳。是以文武適正。則致天之屆。幽厲反。是則天之
方虐。是則天地之心。必待聖人而後立。爲人上而思
所以福天下。豈他道哉。慎所以宅心而已。心之所居
位正。則體正。體正。則天地正。是以陰陽寒暑七政四
時靡不悉歸於正。而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質其本源。由宅心正位而已。正位之居。喜怒哀樂未
發之先也。是謂大中。唯兩端無偏重。則至焉。聖人之
所以爲聖人如斯而已。

中庸

神自正位。出應所感。唯燭理接事而已。燭理則爲智。接事則爲行。智所以知此者也。知之斯能行之。知之過則其行之斯有獨高。而不可以跂及者。此賢智之名。所以立也。夫道不可以不知。既知矣。則安寔之以不知。始安於正位。而無我。此理不論。乃專以知爲事。則其德反離而貳矣。不知。愚也。知之。智也。皆一偏之名也。夫畜而不知者。萬物也。由而不知者。衆人也。用而不知者。百姓也。是皆以不知爲患也。此所以爲愚。而所謂智者。則又無所不知。而不悉多知之爲。敗夫。

知以知不知爲尚。不爾則至。宜不知處而反知焉。秋所以爲病。是以多知爲患也。此所以爲智。智者過而愚者不及。過與不及等耳。皆非中庸也。嘗謂賢者過之。爲趨高也。其患在歆羨於外。慕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趨高以有蔽於外。道若何而可明。智者過之。爲其鑿也。其患在居畔而援取邊境之人。其名爲竊也。穿鑿以有空於內。道若何而可行。蓋智慮外通。故常思出其位外。通則內暗而多窒。黃中中通。是以美在其中。中通以朝徹而無礙。唯黃中通理。則正位居體。

得主有常。茲謂中庸。賢智居在一偏。既不至中庸。則反與愚不肖同科。以既非正位居體。則體皆裂其大全。而麗一曲。均墮於形數何足尚哉。然中庸不可能也。始以兩端有偏重。引之出。而麗於不正。惟無兩端偏重之蔽。而一視焉。斯無繫而復正位。故不期於中庸。而自中庸矣。以其不可能。無所致力也。其機在於外有繫。而中不止。特齊其兩端。而均無取焉。自不繫而止其所斯中庸矣。

傳道

大道之傳自堯舜以來前後相承若出一人聖道大備無不該貫而有至要者足以總括無外故孔子於終篇發明其旨其言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是堯舜以來相傳者允執厥中也抑嘗卽書考舜之命禹於允執厥中之前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以來相傳之寔也嘗謂人心者變體之心也有思而有爲道心者妙體之心也無思而無爲有思有爲則其慮宜深惟頻復始厲而無咎故惟危無思無爲則

其藏宜密以復小而辨於物。故惟微夷則微而於夷處則安居偏則危而於偏處則宜覺。卽偏而覺偏其反而則惟一矣。於此精之又精則兩端不迷不見等差始一貫而會於大中。中在喜怒哀樂未發之先位乎皇極之時也。此時無我不待致力精者非他特卽偏而覺覺則自不迷復始則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偏而能覺及復其道神德行於向背之頃斯與道心脗合而會於大中是謂成位乎其中。雖然此猶藉人功也。迨燭盡兩端本異名而同實迄無可偏。

重者自不傾而麗有方矣。非至精不能與於此。後之不明其本。而以私見取之。若子莫之執中。此聖道之所以差也。有取則所學者外。雖中亦偏。既非成位乎其中。於是反有一偏之蔽。要之道不可取。惟不主一偏而兩端一貫焉。自然復正位而中矣。

治亂

堯舜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由太極以生。堯舜由大中以立。大中者。人心道心合而爲一者是也。虛以立。一以行。卷之不盈。握舒之彌六合。是爲妙用。卷舒自

如故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者是其體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者是其用此其所以建立三極而範圍天地燮理陰陽也此道相傳自二帝與三代之盛前後一律文武重光之際宅心無貳故其馴致則由庚作而陰陽得其道理崇丘作而萬物極其高大魚麗詠其盛多華黍歌其蓄積三登相仍以底太平皆原於以天地之心理天地故其成效如此自周公爲成王作康誥叙商耆成人之宅心其可考證者本於建用皇極而成王有重光與麗陳敘則肄之訓爾後茲道漸不

聞於在上之人而先王之澤竭故自成康以後漸以
陵遲繼以五霸之假楊墨之取出而亂之遂失本宗
此道堙沒不復見矣天之未喪斯文孔子集大成而
終於獲麟孟子學孔子而終於無有乎爾道不行於
上教但垂於後而已直待黃石傳而漢興河汾盛而
唐顯治安之術必由此道之行也噫大中之道由人
心道心合而不貳以致妙用故入而復本是其常出
而致用是其應有本以立有用以行而妙用之功全
既失茲道專用人心背本逐末不復知反而道心屏

卷之二十一
蔽隱沒不可見矣。人心適偏。常危不安。迷其所歸。易
常以妄。是爲夢幻。以夢幻之心。應天地之本心。其不
合也較然。非徒不合。而亦隨之以變。陰陽何由而和。
妖孽何由而熄。禍亂何由而止。周自成康以後。治安
不能十之一。而亂離常至於十九。民窮於兵革。糜爛
而莫之救。使憂世之士。不悟其所以然。則已悟。則豈
不深痛之哉。

大人

大人無已者。養其大體。而不徇區區之小已也。不徇

區區之小已斯合併而爲公焉太虛無際藏諸方寸
之間其分而爲天地運而爲日月變而爲四時列而
爲鬼神脗然自會未嘗有二也故與天地合其德與
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天地
之德天地之心也合天地之德由見天地之心也以
天地之心爲心則合乎天地之德矣與日月合其明
者審乎明之相推而生也坤道之光變乾爲離而乾
亦變坤爲坎故日常用坤之光而月常歸坤之明體
之者亦必用其光而復歸其明焉光明於是乎緝熙

而與日月無異。則合其明而見天地之心矣。四時之運皆天行也。見象而見天地之心。則消息盈虛動以天行。則與四時合其序矣。神之所爲由此而出也。故鬼神無私惠。廸則吉。從逆則凶。惟影響耳。無私之德契乎冥漠。則與鬼神合其吉凶矣。動必符於幽明。而不在區區之小已。是其所以爲大故。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允出此道。則感之者化。故一正君而國定矣。

坎離

乾天也。衆陽之所宗。故爲大赤。坤土也。土之真精。又
五冲氣。位乎中央。故其色黃。赤則陽著見而已。黃則
地道光焉。故坤之中爻入乾之中爻。則爲離。斯謂之
黃離。乾之中爻入坤之中爻。則爲坎。故坎爲赤。木煨
以火。土性盡。則爲炭。炭之再爇。唯赤而已。不光也。發
以薪蒸。灌以膏油。以土之精加焉。其焰則黃。所以光
也。故凡有光者。其色皆黃。以土之真精資至陽以發
也。脈之六部皆有胃氣。則生。以有土也。至發見乎色
則黑。欲如烏羽。赤欲如帛裏朱砂。皆有神光。則生。赤

土之真精發見乎外也。故土之真精爲常生而常明焉。惟其然故坤之正位入乾之正位加一畫之上則爲離。故離火外明以明來自外故也。乾之正位入坤之正位加二畫之上則爲坎。故坎水內明以明根于中故也。內明水性則通徹無礙。外明火性則蔽隔多暗。蓋離上下皆陽畫則赤而已。唯黃居中焉則光。故離火本末皆赤。至末赤則於赤爲過矣。隨而黑焉在人者。奚可恃外明以爲常然而不歸其明哉。然光明皆資一以致用。故真一用其光復歸其明不迷復也。

用其光則離之性也歸其明則坎之性也坤既變乾爲離故日常用其光以外照至於月則以坤之光既變乾爲離矣故向日而明復歸背日而明漸往所以有盈虧然其原由坤實本明也故反照則明復歸焉性之明由是也此大人所以與日月合其明於是用其光則可以觀生歸其明則可以觀象至如鳶飛魚躍而上下察則天地皆不外乎所觀矣土之數五唯六二一位變乾爲離而離爲目以司外視其在本體之明益多焉歸明於本以全坤德則其照益廣矣夫

然後於明爲足。言離特用坤之光。故火爲外景。是以目之視也。合明而明。合暗而暗。則其明也。合日火之明耳。橫目之民。見光而已。以未嘗歸明於本。以見曉於冥冥。若是者。安得不變而爲黑。以與草木同盡哉。故曰。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目無見則爲土矣。

精神

精神之學。所以深究精神之旨。精者神所藏。神者精所應。精神彌滿於天地之間。其氣爲陰陽。其數爲一二。其物爲水火。皆宗於精神。在天爲日月。所以照燭。

用則神去
溺至人秘以
葆元氣矣

幽隱在性爲光明。所以炳察內外。神貴乎蓄蓄而得
休息。此養神之道也。所以貴於葆光。襲明焉。光明合
乎日月。常貴於歸其明。歸明而不用。則蒙其致用。則
徹。故蒙以養正。是其常徹。以見獨是其適。明之照事
察理。則爲思。思戒於出其位。出其位。則思不睿。是爲
理事之所役。麗於一方。而罔覺理之暢者。觸類而旁
通。是謂元通。不在於苦思。苦思是中方窒而未通。乃
強以求通。強以求通。則愈窒。而反以累神。苦思而不
止。則過於明明。淫則爲心疾。益以離火之爲人心與。

爲橫目一也。皆察外而不自察。見彼而不自見。是以
麗於不正之體而起生滅。惟能歸明於昧。則復乎明
之本。而爲元玄。爲蒙元。所以養神蒙。所以養正。此其
所以作聖。而常人之思。悉由偏重。出麗一曲。過是則
思所不及。若夫不出位而無封畛之所。常人則思無
自而至此。自非已覺。則未嘗於此。游心能游心於無
封畛之所。則一念而作聖矣。

清明

道心本天地未判之先。人心由坎離既分之後。君火

則破而明於月
之故由以勝火
而聖人之由無
日月合明也

之傳變乾爲離其在人也則爲人心爲橫目方其在
天離常用坤之光坎常歸坤之明原於坤二變乾二
而爲離乾者純陽純陽用之而光獨熾明雖坤精乾
陽已用而熾故月雖歸其明終不能勝火是以月之
滿也唯望而已至如晦朔之際全不明者屢矣況人
日榮外景而略不知歸者邪歸明之艱雖坎之習不
能常滿計天地猶無全功而聖人之心其明常若
滿月之耀夜固與日月合其明而獨能勝火乃足以
補月之未至者由強以自勝也故勝火者聖人之心

也。火勝者衆人之心也。橫目所睹，濁明外景，天光之發，清明內景，外景則內晦，內景則朝澈，濁明則見光而已。清明則無幽不燭，濁明偏而清明備也。月雖歸明，實明之本，舜之濬，哲成之昭融，皆清明之在躬者也。未見道之人，全用者離，全闕者坎，欲進此者，當使明夷而宥坎，常勝離，月常勝火，要其終，猶能補天地之未至者矣。至於不用，則蒙以養正，用則澈以見獨，非月能勝火，則未能兼有而具此者也。

處明

君火不用事。故常葆其光。而襲其明。居坤正位之時。特黃中而已。未嘗耀也。及變乾爲離。而致用焉。故日乃用其光。乾亦變坤爲坎。而月復歸其明。明歸本位矣。室其晦也。而乃明焉。以乾陽之一用之也。惟明夷明入地中。是復還其本位。本性如其初矣。故異於月之歸其明。是月特坤體而已。乾陽旣來已。爲之主。所以歸其明。而爲乾陽之所用。是以致用。而明還其本位。本性。乃坤之黃中也。故言明夷務暗。所尚者襲明也。歸其明。而致用。故言月有明。所尚者並照也。人能

歸其明則可兼是二者。蓋用不用自如也。然不照則昧。是在坤之正也。照則澈。是致坎之用也。蒙以養正。所以作聖。澈以見獨。所以元玄。通能歸其明。以全坤德。則制之在我。惟所以處之何如耳。二卦皆可尚也。要之養正。乃其常焉。

本宗

枝幹有本。流派有源。嫡庶有宗。臣民有主。皆總於一。而會於中。聖人唯據會要而萬事皆畢。故堯舜之傳。所執者中。孔子之傳。所貫者一。皆據會要之地也。會

要之地總括萬理演暢萬義蓋理窮義存而名亦不立之所於以兆理義者也。由理而得義由義以生名名定而實辨焉。後之人皆可循波而探其源也。自其所生而求之如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者可名曰極。蓋以有中則有上下因兩儀而命極之名也。自其所出而求之如降而爲德爲仁義爲禮智者可名曰道。蓋以有道則得此而爲德因德而命道之名也。本自無名混爲一物特總於無名之璞所以會身心而身心藏於此所以爲密者也。緣義而命之名名雖有萬

而其本一也。此理也。知識可及焉。而所謂名義者。必有象以卓冠名義之先。而名義之所自以出。故立名義。則象呈焉。可驚可愕。可愛可惡。象呈於中。而見於外者。不可掩焉。大象非知識所可見也。必大目視之。而後見焉。見理者。名義舉。則見名義去。則不見也。見象而不俟名義。則名義都忘。而象自獨存。是謂大象。象之帝也。此之謂身之本。而進道者之所必見者也。夫神寓於知識。則見其理。神顯於光景。則見其象。見理猶與象隔。見象遂與理該。進道之的實者。乃在於

見象。大象爲萬象之帝。所以閱萬象者也。天地之照也。萬物之鑑也。是以名義至。而所立之名義。其象自呈焉。見大象。是見身之本。而心智之本。亦賅而存者也。所以照燭萬象者是也。餘皆可忘矣。等之筌蹄耳。得象矣。動而天行。以順之。保合太和。以養之。恬愉交暢。以樂之。優游自得。以適之。凡所以備其天養者。無所不至。而又持之以不倦之誠。以曲全其天功。時出而用。以上下察。上際下蟠。與天地同流。以縱精神之調適。爾其自神。自明。自通。自悟。自無古今。自無去來。

聖而不居
謂神龍居
矣

其日用也。應機而契。無不如志矣。夫是之謂實學。

妙用

大道之傳。自堯舜始。豈不可以有加。而仲尼賢之。蓋堯舜得正位之妙體。而仲尼擅真一之妙用。堯舜傳中。所謂正位居體。孔子傳一。一常藏用。而專妙用。故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體居於正位。其道至簡。而無窮之妙用。雖陰陽不能測。非至神孰能與於此妙用。至神變動不居。以酬酢萬變。於以財成天地。鼓舞萬物。已則藏用於正位。是藏用。致用。利用。孔子兼之也。

觀象而見象既得正位居體則不可測之妙用尤在
所急兼此始全造化茲所以貴於神德行也。一爲真
宰以專妙用猶之雷風至神變化不可繫繫當順其
適恣其運用初若鳶飛魚躍以察上下上際下蟠周
流六虛縱其調適卽偏而無不正矣而又藏用於正
位當時命而盛行於天下則運動樞極斡旋天地而
反一無跡均出此道進此道者當兼盡堯舜孔子則
天地造化斯無餘蘊

易數

易之大旨有四。謂言、意、象、數。而數尤其顯而易見者。善學譬治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故學易先學數。數既較然明辨。斯不疑其所行。而微妙處始可詣矣。易數。君於五。而總於一。故五之位在中。而一與之俱爲出乎數。而用數者。蓋真君真宰。妙體妙用之不相離也。堯舜執中。孔子貫一。皆此位之數耳。知至而至之。則旁通並貫矣。學者首當考諸數。以知出數。而用數者之成位。至是位則超形。於是止其位以觀象。見象則見易矣。

六九數

數雖顯而所以爲數者隱。學易者當探賾索隱以知易之本。知本則末皆迎刃而解矣。何謂易之本。曰精神之大全者是也。故易以冲氣爲宗。冲氣含明精神之大全者也。此易之數所以君於五天。五冲氣天下之至精。天下之至神。以蘊天下之至變於其間者也。判則兆於一天下。至精之變也。易君於五判而兆於一。故易變而爲一。謂之一則一與五可知矣。一與五爲六六。則陰數窮矣。窮則變。變則通。易之所以爲易。

也。陰窮則變而爲陽。故一變而爲七。謂之七則二與五亦可知矣。明舉成數者。陽主進故也。七變而爲九。二反繼七者。陽主進。進則其道常饒。故其數常衍。所以七之後更申之以二也。九者究也。陽又窮矣。乃復變而爲一者。陰主退。退則其道常乏。故其數常耗。所以反一無跡。復歸於混沌。陰陽已兆於至變。則天地由之以分矣。於是輕清者上爲天。而天總衆陽主進。而數衍。則九室爲乾之數。重濁者下爲地。而地總群陰主退。而數耗。則六室爲坤之數。九六之數既有所

寓聖人於是倚數於參天而一三五爲九倚數於兩地而二四爲六禮曰中立而不倚倚則各倚於一偏非其正也知倚數於參天兩地則可以知天下之至精天下之至神天下之至變是乃六九之所自起數之正也由此則可以知易之所以爲易矣陰陽者精神之一氣乾坤者陰陽之一物天地又乾坤之彰於有形者也易之取象以顯彰隱六九麗乎數天地麗乎形可以倚數而其旨遠矣可不鉤深知遠哉

十數

九數

八數

七數

六除五

莊子曰其數一二三四五是也四時其大者過是則何言而

則數一

四時所自以行者矣各一二三四則十數備五則出數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
○○○○
○○○○
○○○○
○○○○
○○○○
○○○○
○○○○
○○○○

又十數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
○○○○
○○○○
○○○○
○○○○
○○○○
○○○○
○○○○
○○○○

著數

著之德圓

天地之

六包一則爲

五十有五而除

⊖圓以三包

一於中

三三三
十有五

數五
七七七四十
九爲著數

四十九則餘六
是五與出乎數

卦數

卦之德方

三三三七三六

八位相合

五與一同宮爲出乎
數堯舜在上而傳中

方以四
三九

三三三

成十八八

正位也孔子在下而傳
一眞宰也皆出乎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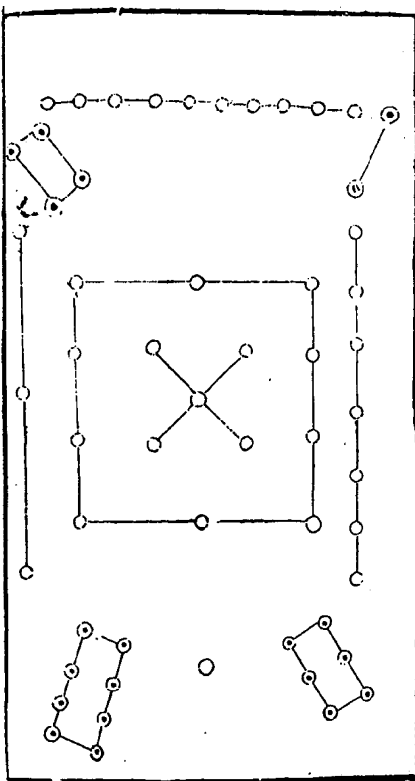
包二於中
三四

三三三八

卦之數

於此藏用而無跡故
密唯知其體周遍耳

河圖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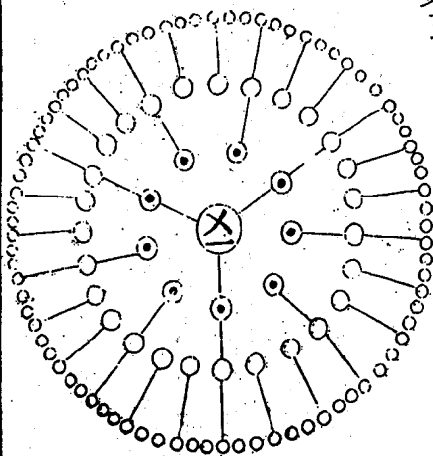
六爻數

五爲君位出乎數者餘爻其數

× × × × × ×

亦五皆眞君至德之所寓故神

元數玄



揚子草元推而至於八十一家老子論元演而至於
八十一章皆著之德圓廣其一數耳自一屈信之頃
暨千歲之日至皆不離此數所以天子王后設內外
治之官小大相維其數固已如此皆輻湊會極之理
漢儒苦元之難知豈非聖傳既絕時無知道者歟易
之妙在坤之六五土之真精位焉歸藏於此爲密卦
之德方方包真精於中方者靜故藏密圓者動藏密
者之所以致用者也必精於藏密始無大患乃可以
與權而致用於是吉凶可與民同患揚子作法言著
潛心篇似矣然謂潛心於文王潛心於仲尼則是與
畔援歆羨者亦無以異也外有繫矣心豈嘗潛哉潛
藏也猶潛龍之潛藏身心於至密非外有繫者之所
能也自知未明雖聞有此理而不能詣也徒得一數
而爲元未有甚補於聖道因述元之數而及焉

九疇數

極

莫方

九疇

引類故也

莫方

故八卦

各相合而

成九

十地數也

引類故也

成十

地數也

引類故也

莫方

故八卦

各相合而

成九

十地數也

引類故也

成十

地數也

引類故也

莫方

故八卦

各相合而

成九

十地數也

引類故也

成十

地數也

引類故也

莫方

故八卦

各相合而

成九

十地數也

引類故也

成十

地數也

引類故也

莫方

故八卦

各相合而

成九

十地數也

引類故也

成十

地數也

引類故也

莫方

故八卦

各相合而

成九

十地數也

引類故也

成十

地數也

引類故也

莫方

故八卦

各相合而

成九

十地數也

引類故也

成十

地數也

引類故也

莫方

故八卦

各相合而

成九

十地數也

引類故也

成十

地數也

引類故也

莫方

故八卦

各相合而

成九

十地數也

引類故也

成十

地數也

引類故也

莫方

故八卦

各相合而

成九

十地數也

引類故也

成十

地數也

引類故也

莫方

故八卦

各相合而

成九

十地數也

引類故也

成十

地數也

引類故也

莫方

故八卦

各相合而

成九

十地數也

引類故也

成十

地數也

引類故也

莫方

故八卦

各相合而

成九

十地數也

引類故也

成十

地數也

引類故也

莫方

故八卦

各相合而

成九

十地數也

引類故也

成十

地數也

引類故也

莫方

故八卦

各相合而

成九

十地數也

引類故也

成十

地數也

引類故也

莫方

故八卦

各相合而

成九

十地數也

引類故也

成十

地數也

引類故也

莫方

故八卦

各相合而

成九

十地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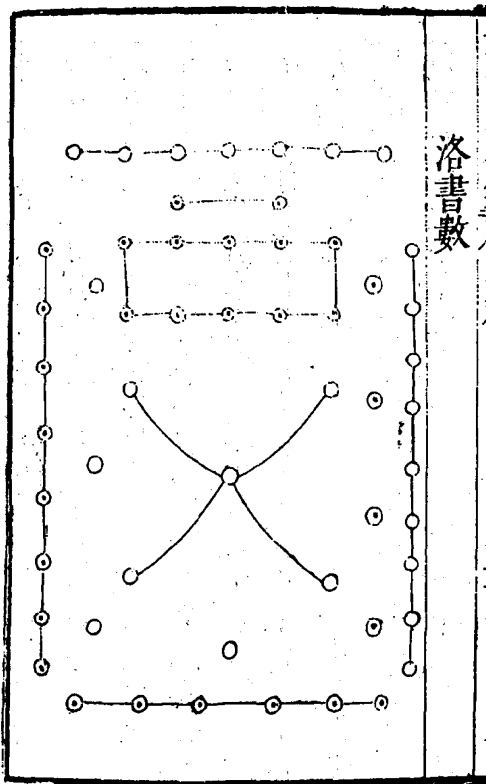
引類故也

蓋卦德主藏密而不用。皇極主經世而致用。所以名數不同。卦亦有引類者。至引類則亦同。九疇乾坤生六子。斯有類復遇姤生諸卦。斯有數。乾坤父母類也。艮兌於男女俱少。震巽俱長。坎離俱中。其數各相合而成九。故經曰天一地八定位。山七澤二通氣。雷四風五相薄。水六火三不相射。八卦相錯。卦德雖定。數至引類則亦錯。數況皇極所以經世。豈得不用錯數。然亦與卦德不同者。用不用之異也。皇極雖主經世。亦必先藏密。經世雖其疇用九藏密。則皇極自居五數矣。用故一與五俱顯。不用則虛五而一於此。藏焉探其所藏。則皆爲十五數矣。

又九疇

箕子述九疇叙皇極於中於是莫不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輻湊謂之會。止其所謂之歸。是深明前聖卦之德方之旨。與天下同歸之意。疇類也。如田疇之疇有疇類者爲疇。無疇類者爲畸。出疇類者所以君其疇類。是謂皇極而皇極之建由兩端之類無偏黨者也。皇有道而無爲之君所以立天下之正位者以此。坤以土而稱主。主有土者也。極以道而稱皇。皇有道者也。皆所以爲真君之稱。然則進乎是者若文王之宅心。其亦卦之德方。退藏於密之旨歟。商耆成人之宅心。其亦建用皇極。歸其有極之旨歟。苟得於道無施而不可。乃若風后握奇制勝作八陣。是亦卦之德方之意。李靖因之作六花。是亦蓍之德圓之意。知此則知無物不然矣。此中所以旁通一所以並貫也。

洛書數



道常無名而無名之中。至理畢具具而未形。惟名其理。道由是顯。其名謂何。曰精曰神。精神兆數則爲一。二。於是氣爲陰陽。物爲水火。皆自此而判也。精神者。水火之性。水火者。精神之物。謂之性則彌滿太虛。謂之物則分繫一偏。在性則每會而爲一。兆物則常析而爲二。會而爲一。猶之夫婦析而爲二。是名冰炭水火異位。南北殊方。自坎左旋得陽之中。而木位焉。自離右轉得陰之中。而金位焉。陽動生木。陰止生金。四營既成。則有環衛於以知中虛之位。以無生有。精神

一貫。乃易之成位乎其中。其藏用妙用。則至精之數。是爲大一。有至精。則有至變。應至變者。是名至神。神於數爲二。至精無形。故易無體。精爲形。本是爲本身。攝用歸體。神斯藏焉。藏則復本。故知精神之交。初不相離。是爲冲氣。則以土之真精。而數爲天五。退藏於此。息乎太陰。是爲復本。則雷在地中。易之妙旨。於此具矣。聖人先立乎其大者。方其藏用。則併一而不貳。自是致用。雖併二亦不貳。併二不貳。則思不出位。而思無疆。則身未嘗不藏焉。既不貳矣。斯不裂全體而

可以出入。大。既復成位在中。得是者爲大德。大德無方。不滯一曲。小德有體。出入可議。何明爲出。出而之有背明爲入。入而之無。無出而陽。無入而藏。柴立乎中央。聖人之成位也。既會精神。歸太極以養性矣。於是交坎離濟水火。亦所以全吾之生。蓋大德不踰閑。以尊有方。則小德之有出入。無不可者。聖人唯全大德。至於輔相天地。燮理陰陽。抑其過。濟其不及。使風雨常時。年穀常豐。而精神之運。以交則降。火升水。以辨則分。陰分陽。雖小德之出入。皆所不廢。而亦每

蹈乎大方不裂其全體矣

學宗圖書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蓍數也。由數則可以知位。以見天下之大本。而脩身立命之旨。在焉。至其位則驗於河圖。河圖者。八卦成列。數與位兼明者也。藏用之位見矣。蓍之德圓。圓者三包一於中。卦之德方。方者四包一於中。重三之圓則爲六六。包一於中則爲七。七七四十九。爲蓍之數。以見用事則體因是而顯。重四之方則爲八。八八六十四。爲卦

之數以見不用事。則體因是而隱。言圓言方。則俱包一矣。但圓者動。動則一以致用而顯。方者靜。靜則一以藏用而隱。藏用而隱。則有一而未形爲出乎數矣。圓者動。方者靜。於以見天地之心得天地之心。則復本矣。以天地之心理。天地則是聖人代天地以理萬物者也。河洛旣示。然後聖人繫辭焉。以申出著與圖書之旨。自茲以往。蔓衍愈多。至巧歷不能計。要皆宗於著與圖書。是著與圖書爲聖學之本源也。後學遠本。不見指歸。但循文索理。章解句釋。故所得者紙上

語雖言之或似祇以見彼且未免流於言語間豈所以爲寔學者哉。著與圖書不示文義而含天下之至理。隱顯具足。旣無文義可稽。必反諸在我者而求之。求之而契。則觸類自通。而三者皆在我矣。不爲文義所眩。而得人之得。故聖人洗心藏密。所以由著德之圓。卦德之方。是以申言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藏密在卦德之方。因是而致用。又在著德之圓。要之備此者。乃在於洛書。洛書備見藏用。利用之所。於是併一以藏。併二以應。藏則常無。應

則常有且應且藏神德行於默而成之之際者具載之洛書既別爲洛書說以盡夫至機於是又申以茲說蓋箕子得是而陳洪範也

圖書奧旨

夫道有本末。惟有本末。則有內外。惟有內外。則有隱顯。惑於此者。所以分別真妄。析而爲二。而有所取捨。曾不知初無輕重。惟無輕重。則其無等差也。亦明矣。所以然者。一物而二名故也。形而上者爲道。形而下者爲器。人以器粗而道精。故器與道相遼絕。曾不知

器乃道之形而下者耳。存於義者爲理。接於物者爲事。人以事徼而理妙。故理與事相隔。越曾不知事。乃理之彰於有者耳。知道與器不殊。理與事無二。則一以貫之之學。曉然洞照於中。凡麗兩端者。皆一矣。奚有不通貫者哉。義存而心盡矣。自人事勝。天理隱。一物而二名者。輕重而等差之。錙銖於胸次。遂隔於霄壤者。紛紛皆是。非徒無益。而又偏重一端。以陷溺其心。從而恃私智以剖析之。枚辨枝分。白首窮年。役於莫窮之名數。而不得所歸者。爲不通於一也。天地豈

得不以至機而示人哉。河圖洛書所以爲此而出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是天五冲氣爲出數者也。冲氣精神之大全。故以陰陽言。陰陽爲未分。以水火言。水火爲未判。判則兆於一。故一爲形變之始。出則散爲萬。而不同。入則會於中。而無二。是一爲出數。而用數其常用者四十有九。而一常虛焉。蓋一專妙用。爲出數者也。出數者常無麗數者常有。然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無在中。虛莊子謂之是。文中子謂之此。有在一方。莊王皆謂之彼。旣已謂

無矣。將何自而名言。蓋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既有方。而有數。數何自而出。則是之無方。而無數者。可因彼而推知也。故洛書兼明之。有方者。皆藉變體而生。待全體而成。天五冲氣爲妙體。是全體而未分者也。天一元氣爲始變。是一體而方判者也。判則以生水爲先。一之再變。則爲南方火。故火數二。是二之爲數。以一之再變名之也。一之三變。則爲東方木。故木數三。是三之爲數。以一之三變名之也。一之四變。則爲西方金。故金數四。是四之爲數。以一之四變名之也。

變體必待全體而後成。故一得五而六，二得五而七，三得五而八，四得五而九，皆爲成數。一二三四雖異數，詰所自來，其寔皆一之變而已。特其變有次第，故以變之次第紀之耳。冲氣居中爲眞君，而自生自成，初無所待，是其成也。亦重五而已。故天五之生成，其寔三五也。知此則知河圖之縱橫曲折皆不離三五。正猶是也。卽有方者，知皆一之變，則知無方者雖是出數會不離五與一也。何以知之？蓋是亦因彼是雖虛無，不見乎事之可跡而有是理也。理彰於事，可因

照故神以知來方地象一於此已事而歸藏故智以
藏往用事則至靈而前知已事則至虛而總攝著揅
而成卦卦成而象顯爻者因而重之者也五者爻之
君所統之類其數亦五故爻爲重五六爻發揮旁通
情也爻者中之旁通而復會宗於中焉故六爻之義
易以貢著圓而神卦方以智皆包一於中爻復會宗
於中聖人深鑑是理故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而神智
兼盡矣

九疇

其黑以歸於無極是則孔子之無知叩兩端而兼忘焉。聖道斯爲盡矣。作圖書與旨。

著卦

著德圓。六包一於中。而其數七七七四十九。著數也。卦德方。八包一於中。而其數九一在天。則至神而致用在坤。則正位而歸藏。既藏則超形而越數。故河圖五居中而不叙。判於一以示其藏密。唯此爲正位。是以反一無跡。餘位皆偏。則不藏矣。一既藏則其數唯八而已。八八所以爲卦數。圓天象一於此。用事而洞。

彼而知之矣。常用者四十有九。則不用者常居中虛。寂然而不動。妙用者常是周流變動而不居。常用者與不用而寓諸用者同實而異名。則何用輕重而等差之哉。第以居中虛者每越數而超形。麗一方者每墮數而有體。雖然。彼是方生之說耳。故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要之。彼是莫得其偶。始爲道樞。見獨而詣夫生生之易。與造物者游矣。學者當先明有極。由有極而知一之爲妙用。四十九數之爲常用。而其實無二。則不見等差。無一偏之弊。而又旣知其白。復守。

聖人之學。方其當剝。雖吾之膚猶剝去之。蓋以有身爲有大患之時。至復歸於自然。則又百物不廢。况乎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支之於安逸。性也。獨可遏絕之乎。知此則知合內與外。無非一真。不容決擇。夫五行布位。八卦成列。各有攸司。循環迭用。遞爲君臣。方其用事者爲君。則繼是者爲之相。已而繼是者又爲君。則所當繼者又爲之相。會當其時。更迭用事。始能輔成中宮尊位。無爲之功。相繼迭用者。特一時之君。非常尊之主。其有真君存焉。未

判於名義。不麗於形數。名義形數。所以可推者。特有
成理。固存於其間。而已。故能歷萬變而常不動。所以
獨爲之宗。而真一之應。常不出吾宗而已。豈廢偏位
而屏旁行者哉。是以九疇。旣謂之疇矣。其數宜偶。而
反畸。蓋有出乎疇類者。君之是爲真君。而其成位。則
稱皇極。所君者。莫非疇類。故通謂之九疇。猶孔子之
道。竭於兩端也。疇則兩兩相合。如矧。惟若疇之疇。以
其循序而遷。更迭用事。遞爲君臣。以宗於有道。而無
爲之君。皇極所以位乎五。而居中虛之正位。有爲者

莫不已事則會歸於有極而獨爲之宗豈廢偏位之
疇類而獨取皇極非疇類則皇極不可見矣蓋四營
然後成易也惟其用事者不得不用而此獨無爲以
用之所以爲獨尊耳居是位者爲正位而所謂先覺
者特於正位能早復故常一而不貳耳

洪範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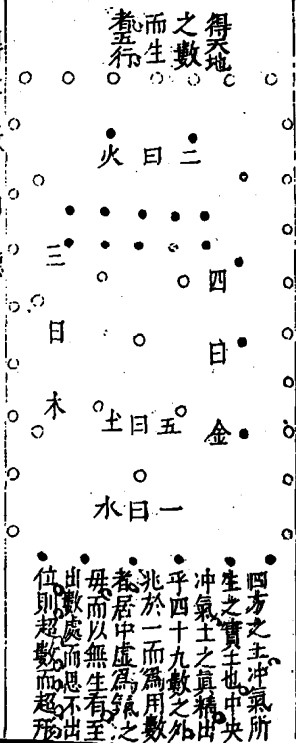
洪範前聖之大法也陳大法者本極之敷言而言無
不從未詣皇極則大法其可易言哉法以何者爲大
曰心而已故商考成人以其所以宅心者陳焉後之

人未得商考成人之宅心。爲不知訓矣。不知訓而遽紛紛焉。不幾於倒道而言者乎。是亦易其言矣。正恐作聖之路堙沒。而背馳不已。役於人心。迷不知復。而會歸有極之道遂晦。則其得罪於大法。莫此爲甚。世之爲洪範說者多矣。若其博貫倫類。演繹詳密。較之衆說。有一日之長。蓋有之矣。儻不知其旨。暗於大法之要。失其本而徒摭其末。不復可歸諸皇極。唯皇極之位爲立。不歸皇極。於道爲倒。倒道而言。則是迂道而說。而言亦不復從。是宜與亂朱亂雅者同其科。而

爲先聖之所惡也。道由此而不明。遺後人以迷。而陷
後世於不義。爲可畏也。愚雖述彝倫之大槩。猶未敢
輕爲剖發。尙慮後生以愚之輕言。而彼亦從而輕聽。
言聽皆輕。則洪範之道不重。不重則得之亦不固。惟
恐以此獲罪於洪範。且不敢輕出諸口。况敢無忌憚。
未詣皇極而遽紛紛然哉。夫以武王之聖德。亦必訪
於箕子。然後箕子乃言。知其信道也。篤進道也。力然
後敢告也。箕子豈以要君哉。蓋傳道必如是。乃不虛
發。師嚴而道尊。所以主張聖道。而慎所得者。當然也。

故存大法之旨。以俟齋心一志者告焉。嗚呼有能得
大法之旨。則此書之外。可以無書矣。然則聖人正說
此道之所以明也。賢人倒說此道之所以不明也。倒
說作則道德下衰矣。悲夫。

洪範圖



得五行之數 四曰聽

二曰思 五曰貌 心之虛明所以睿而作聖

而生者五事 三曰視

皇極會要

建中所以體常。兩端既平。此中之所以建也。建則不傾矣。然後可用。建之要在中。故執中。用之要在兩端。故執兩端。兩端用而中常不傾。由併二而不貳。

建極定數

五紀

八政

五事

五行

經世錯數

三德

稽疑

庶幾

福極

建極

用中所以適變。兩端相濟。此中之所以用也。執兩端而權以濟焉。此中所以不傾而常立。故無適而非中。偏重則傾。傾則背皇極。以生人心。心貳則屬生滅。而墮失得之報。

思無疆說

本心附

知此則體之
思所以立才
附

或謂易無思而詩言思無期思無數詩易何相反也
思無期思無數當究其所自蓋謂思無邪思無疆而
言之也正位旁通不在一曲固無限域思在正位始
名無疆無疆之思不可名言其所思者特以本根固
存故不容其不存存耳出位繫境之思則無也是謂
無思思出其位均謂之邪邪在一偏則有疆矣正位
虛明包括無外不見封畛斯爲本心本心之中至理
雖具名義未立豈有可指之思不可指名豈有定所

之所故謂之無疆思不出此斯爲克念念在本心乃
能作聖洪範直指思之正位以警未悟故五曰思自
有位而言之則真君宐位乎中虛冲氣於此命萬物
而真君位焉無何有之鄉也思於此爲無疆無疆之
思要在勿忘豈容間斷是謂無期無斁黃中通理大
陰解之所以默識元玄通游心乎此曾不知時之有
久近與夫久則人情爲有厭怠也是謂無期無斁對
有方之思麗乎一曲者言之則彼實有所思此寔無
所思雖無期無斁而謂之無思可也易之爲無思者

如此噫法莫大乎宅心心莫大乎慎思念非其正外
獲而蔽於事物內獲而蔽於理義卽有疆之所以生
人心專用人心背本逐境於有疆之思而無期無數
是謂大惑役於境上之心成大患矣豈論無疆之思
睿而作聖哉今夫寤而無思寐而無夢則是已復正
位而至中庸天下之所同也若是則人皆可以爲聖
人矣何爲民鮮久矣乃發聖人之論也蓋同歸雖一
至起念則汨於偏重之見而生人心既專用人心非
合境則念慮不起而思所不及每起於合境而境不

可既故動皆百慮之營營而所謂一致者已固而失其本心原其始則人皆可以爲堯舜要其終則希濶而難逢職此之由於此正當自覺唯先覺之念不離本心雖念念不絕未嘗有一念之差思常在於無疆以無期無數正得本心此其所以爲克念也蓋一念不離乎本心則侵入聖域一念或失乎本心則遂墮機穽起念之端可不謹乎聖道不在於多言但觀念之所起儻差若毫釐則相去已隔霄壤矣然則皇極之失正以失商耆成人之宅心則所思無非邪也欲

追商者成人之宅心則五行之五曰土五事之五曰思以至思曰睿睿作聖不可不深究得此則爲克念矣。

本心附

本心無他虛明而已。惟其虛明故常在。亾境之所有境則是人心矣。故亾境而生者本心也。合境而生者人心也。亾境而生本於誠而有物自然存而勿忘。然以思不出位。是謂思無疆。思無邪。克念而作聖矣。惟其合境所以隨起隨滅。逐境遷徙。不歸大常。此之謂

失其本心達者至逐境處當早覺而早復使常不失其本心此治心之要也

大法要樞

兩端說

無知說附

洪範大法其疇有九總其機要者字有十焉自適道以至與立其最要者二而已餘多經世之所用也二字謂何曰欽也建也蓋五行之主曰土宜居中虛之位五事之主曰思亦宜不出乎中虛之位不出乎中虛之位斯不離乎本心所以虛明睿而作聖然未能歸其明滌除而元玄覽則思用人心生於對境月不

勝火。憤驕難繫繫馬。雖止倏已奔馳。上聖探微燭茲至理。知縱弛則驚於他境。肅欽則復乎本位。入道由五事。而主之者思。攝思於百慮之境。以歸諸一致。莫尚乎欽思。不出位則貌言視聽皆自此而徹。攝思以欽常。不出位而虛明自照。則可以道觀盡。於是洗心而無好惡偏黨。乃與道心會。以復乎喜怒哀樂未發之先。則地道之光斯全是。謂天子之光洞鑒至機不惑多岐。斯可以建皇極。夫兩端不偏重。然後能立物之理也。人心由偏重而生。則舉皆倒矣。未有能立者。

唯洗心去此則無偏黨反側乃不偏重所以善建如有所立卓爾是爲聖道之極致探其源則自欽始前聖所以緝熙敬止而欽之戒以聰於欽乃能緝熙於光明均此道也欲論大法宜論二字之爲樞要焉

兩端說附

有兩端斯有中無兩端則中之名亦不立兩端不偏重則不偏廢此中之所以立也兩端有方在事爲寔大中無方在道爲虛有實斯可執而無方者用之故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兩端有之以爲利也大中

無之以爲用也。用中亦謂之執中。卽兩端而命之也。皇極通謂之疇。亦卽兩端而命之也。兩端相濟而適平焉。無偏繫矣。斯歸其有極。乃自有極而建焉。過此以往。知見俱熄。則復歸於無極矣。箕子以皇極經世之道告者也。有極足矣。惡有明道矣。而乃知有名。而不諭無名者哉。不言而意已傳矣。然無極豈可躡取哉。躡取反爲空虛。無所得之庸人。終日無極了。然不諭無極之旨。爲寔無知矣。

無知說

附

知其白。有知之時然也。守其黑。無知之時然也。既知其白。乃守其黑。則自有極。復歸於無極矣。此聖道之所以竭焉者也。

有序

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夫子入道之序有三。可與適道。可與立。可與權是也。所以發洪範之彝倫者矣。武王之未訪箕子也。固已諭皇極矣。然必訪於箕子者。是欲審知其序也。自言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則已審夫廣居正位爲皇極之主矣。顧所訪者特

在彝倫之序。故曰。我不知其彝倫攸叙。然箕子所陳。
要在彝倫之序而已。自五行生五事。而五事則自思。
睿而至作聖。孔子之所謂可與適道者也。適道矣。以。
道觀盡。然後由無作好惡。以至歸其有極。始爲善建。
孔子之所謂可與立者也。自是而用三德。以適變。孔。
子之所謂可與權者也。權以應天下之至變。變而克。
正。無適而非中。則卽偏而反其室。非遠不離。廣居正。
位。聖人之能事畢矣。夫五事之數。其四皆由五行之。
所生。驗之於身。肝主色。貌色類也。故屬木。肝屬木。而。

沉。木生於亥。潤下之性所生也。故沉。此貌所以從水數。故一曰貌。肺生聲。言聲類也。故屬金。肺屬金而浮。金生於巳。炎上之性所生也。故浮。此言所以從火數。故二曰言。肝主色。而目見色。視火也。生於木。所以由木數。故三曰視。肺主聲。而耳聞聲。聽水也。生於金。所以由金數。故四曰聽。唯五曰思。則不離乎土之成位。唯思不可出其位。思不出位。則自見而虛明。虛明故宥而作聖。思出其位。則見彼而蔽隔。蔽隔故障而止於橫目。自五行而生五事。五事由歸其明而思宥。以

至作聖則至矣然繫之於道其與庸何以異哉特自
人者觀之失得之報爲有間耳然一念而思不出位
則爲聖一念而思出其位則爲庸聖與庸特在一念
之當否其於出入得不危懼哉是專得治心之道而
至此儻不盡夫至機則有變焉一有偏取則人心復
生不可潔矣要旣作聖而明睿於至機始爲可觀焉
觀之而聖與庸隔霄壤則偏黨之見存是滌除偏見
猶未盡人心勝而天地之心隱若是者至作聖則極
矣不能成位乎其中也迨視猶唯阿過與不及無異

則偏黨之見熄而均爲無取始位乎皇極皇極者無
偏黨而中立者也至此始藏諸用而反一無跡矣要
必自無偏黨而歸焉蓋有偏黨則人心道心判而爲
二無偏黨則人心道心合而爲一二心合始復乎天
地之心而歸其有極矣歸其有極則大德不踰閑所
謂復也復然後出入爲無疾故小德出入爲可焉自
是而用三德以御人稽疑以去惑庶證以燮理福極
以成終皆所謂可與權者也大德敦化不動而化也
小德川流方至而不舍晝夜也出入雖未嘗止息而

亦不離乎本宗原其功乃出於無偏黨之觀是以不倚於一偏而麗焉旁行不流而體用兼備矣堯舜傳中大德也所以歸諸體孔子傳一兼小德也所以致其用歸其有極固已至矣然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合二心而歸乎此其與同歸而殊塗者特隔迷悟唯出入無疾始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其善貸以成物則大均緣之小大多寡咸其自取與物而來來無所從與物而去去無所視而上與造物者游彼萬物爲道之一偏者也一偏故爲物大均故爲造物爲物之與

造物始相去遠。此所以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噫。皇極固至矣。然必由其序。始盡聖學。兼明出入之無疾。而爲大一之能事。文中子所以歎安得皇極之主。而與之共叙九疇。益傷無箕子之遇也。

論習

道非不習所能至。又非習之所能盡。二者或偏不爲。上達夫。未嘗習而直語不習之妙。則冥搜非灼見。知習而不論不習之旨。則力致非混成。習而成作聖之功。不習而盡至德之奧者。洪範之大法備矣。洪範之

法始於欽。欽以攝心。至思不出位而無方。則虛明而
睿。睿斯作聖。此由習也。孔子所以首言時習者如此。
然道非有餘於聖。亦非不足於庸。故此至德天下之
所同歸。凡厥庶民之所共由。及其致用。乃殊塗而自
徇者。日用而不知。由之而不悟耳。所以不悟者。何一
變而爲人心。則生於偏重。於是麗於有方而有私已。
徇私已則蔽於一曲。而移於道之一方者。害之也。觀
所以不及者。由好惡偏黨。洞照其害道者在此。則大
疵自去。常復正位。所謂成位乎其中者。從初則然得。

性以來未嘗離此何事修習反起疵病此不習也坤所以言不習者如此然則習猶坎之習不習猶坤之不習有習所以歸其明不習則以地道本自光而然也惟本自光故黃中通理則正位居體以地道光則自見何以習爲假坎之有習以歸其明燭坤之不習以居成位則歸有極矣極者中也中者藏也易於藏密必曰聖人以此洗心蓋洗心之理非明睿作聖則不能照此惟明睿然後洞照其所以戾皇極而徇私已者在好惡偏黨去其害道生人心而戾皇極者在

此此所以無偏黨歸有極必在睿作聖之後故其洗
心則已稱聖人也是則當習者必習不事習乃可以不
習斯爲大全者也中爲大常得主故也立乎此不
爲物易如可以與權而經世由是千變萬轉泛應曲
當無適而非中則洪範之大法於是乎不可有加矣

敘學

學有小學有大學雖不可以躐等又不可無志於聖
域自棄而遽中輟也若夫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
言成文章以求世名質之經術以飾吏事聖傳旣絕

之後號爲名儒者唯此而已。至於身心之所歸宿。曾不暇究。旣不足以爲已。亦何自而可以爲人哉。以爲爲已邪。則爲已之道奚若。以爲爲人邪。則爲人之方何自。聖學莫先於爲已。惟其成已。所以成物。然則爲已之學何如哉。名寔姑在所後。不以眞懷而獨休息於同歸一致者。所以全其大體。彼分於殊塗役於百慮而裂爲小已者。斯可以吾之所詣者警之。故以先覺覺後覺。則是爲已者乃所以爲人也。事空言之學。爲兩無所補。苟其質性之良。藉是以爲附飾。可也。聖

學豈若是而已哉。自有志於寔學者觀之。雖通經如孫洪文章如江總。於治效良可歎也。善學者當有志於大學。所以備乎爲己爲人。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則當論光明之所以緝熙。物格知止。則當論於止得其所止。謂退藏於密邪。則何所爲密。謂思不出其位邪。則何位爲正。審良之反身。始知身之所歸。而造夫易之無體。燭坤之歸藏。乃知心之藏密。而造夫易之無思。圓動方靜。復所見天地之心。下山上澤。咸所見感應之情。超形者以得夫藏身之理。越數者以論乎

天五之位至此則位乎皇極而得皇極經世之道乃以天地之心理天地則天地以正陰陽以和妖孽無自而生禍亂無自而作是皆大學之明效也小學外學耳入耳出口不離乎區區之私已囿於形數之間奚足以爲大哉至於大學則非特內學又以合內外之道混而爲一可以一指諭天地毫末等丘山豈可小知之哉後之儒者不得聖門而入則必易儒而學佛佛必枯槁憔悴山林之人能之豈吾儒之所能哉釋氏唯正覺一位爲寔際乃易之正位居體益中庸

不可能而脩證之疵始去。易之妙體見於坤。唯能黃
中通理。自然正位居體。今之寤而無思。寐而無夢。則
是已復正位。復正位乃得主而有常也。思不出位。無
偏黨而麗有方。不離黃中之虛明。則常居正位矣。世
人反以有思有爲。出麗諸方。指爲實有。以是爲常。故
背正位而入迷途。務進此道而不明。則又無病自灸。
妄施功力。揠苗助長。是不明而祇以爲贅也。故不習
之道。戒於先迷。後順得常。又戒迷復。不先事而招迷。
不卽偏而迷復。所謂先覺於此不迷而已。聖道淵奧。

藏於冥冥必大目視之始能朝徹非小知者之所能
諭也今既曉然可不疑其所行則不須徒勞學佛矣
學佛爲自爲之人耳學聖人而深造之不唯可以自
覺又可以既位皇極而以是經世於以建立三極致
君澤民躋時於太平躋民於仁壽其功利之博與獨
善者豈同日而語哉彼不及功利故其學則詣皇極
而止至於與立而與權以盡真宰之妙用則非所及
也世儒之學諒已爛熟可不言而諭若夫大學乃聖
人所以造上達者纖悉盡載於諸篇願與同志共之

指要

聖學不易知也。曩誦論孟每歎孟子一何門庭之峻如此。殆非孔子兼容並收爲甚夷易也。及涉道稍深。研味益至。始知孟子真有功於聖道。百世之下。聖道旣絕而復續。尋軌而可詣者。孟子之功也。由是知孔子於諸子。未有甚擯逐。蓋方是時。聖道猶有所傳。雖或畔道而入異途。亦未足以勝正。不煩孔子之峻斥。至孟子時。王者之不作。滋久。異端已熾。天下相率而趨於迷聖學掃迹。後世無復可幸而入於覺。此所以

斥五霸拒楊墨不容不若是之力而非好辯也初見其痛詆意其必與聖人之道大相矛盾至夷考其行略未見其有牴牾者愈令人茫然不悉其旨必至歷其藩籬然後知其背聖人之道自楊墨五霸始引天下後世相與而入於迷誠爲罪首理不可不斥抑知孔聖之門惡紫恐其亂朱惡鄭聲恐其亂雅非謂相矛盾也蓋以似是而非始能相亂以陷溺天下前此差聖道者起於鄉原故聖人惡之已與斥五霸拒楊墨同其風矣欲察其相遠當卽其相似者而攷之夫

大道之傳自堯舜始而授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幸道德下衰相似者出而勝之蓋不相似則不足以移人故也由是在上而引人于迷者五霸是也以其道似三王在下而引人于迷者楊墨是也以其道似周孔遂使後世之賢君莫不以爲接武三王矣而識者始知其實襲五霸也後世之賢士莫不以爲追蹤周孔矣而識者始知其實襲楊墨也足以亂正如此此所以晚周之後寥寥不見聖人以自茲以往無有一士之趨於覺者也孟子預見其如此由二學之熾

故聖道遂絕而不傳。後人遂迷而罔覺其失之原。有在於是。是宜痛詆而力排也。不痛詆而力排。則後學無以悟其失。欲有所悟。必卽其相似者而視之。以究其失。當知五霸與三王無異跡。楊墨與周孔亦無異跡。跡旣不異。然卒反乎聖人者。何哉。究其所自。則可以知其失。知其失。則可以改轍采聖門而入矣。孟子斥五霸。距楊墨。豈徒闢之而已哉。旣闢其不正。又有以引人而入於正。固有一言足以詆其失。而亦有一言足以爲之指南。其言甚近其守甚約。而其道甚明。

卽其一言而深論之。則聖道若指諸掌矣。所謂一言者。楊墨之失在取。五霸之失在假。楊氏爲我。墨子兼愛。子莫執中。是與舜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奚以異哉。然不可以入乎舜之道者。以其恥也。故留一言以覺後世。曰。楊子取爲我。使人知道之不可取。則不起。畔援之心。而心得其正矣。五霸威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載書具存。無非仁義之說。然非湯武之仁義者。以其假也。故留一言以覺後世。曰。五霸假之。使後之人知道之不可假。則不起。歆羨之心。而心得其正矣。蓋

取也。假也由有所願。欲老子曰。無名之樸亦將不欲。無名之樸。我所固有。以無名之樸爲重。不自見而願欲之。則在彼矣。不可得也。故無取。無假。則物物皆真有取。有假。則雖真亦假。取由外求。假則借彼得人之得。向而不反。彼入吾舍。此不得。王真斯假矣。道貴自得。無非固有。一起畔。援歆羨。則心隨所繫而止。非所止而止焉。不復正位爲止。非其所。其跡不異于聖人。而心則外有所繫。背真迷復。不居天下之正位矣。正位一而已。過是皆非正位。不居正位於道爲邪。正則

能覺以正位居體則無私已邪趨于迷以偏位有我
乃同夢幻人知其跡莫測其心唯達者能知其心之
所止不居正位雖正亦邪是以生於其心害於其政
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跡雖不異於正而達者知其說
爲邪說其行爲詖行其辭爲淫辭皆原其心不居正
位則無非邪矣其跡之所涉則似是其心之所止則
相遠此其似是而非者久假不歸人莫知其非有悅
而效之所以遺後人以迷陷後世於夢幻莫覺莫悟
流轉而無休已也既闢其邪矣必有以納之於正故

於堯舜曰性之湯武曰身之帝王之道一也而有性之身之之異者由所遇之時異也帝者天道而性者天所命王者人道而身者人所有性之者明乎性之本也身之者明乎身之本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明本性之實也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者明本身之實也身貴能反艮其背是也故又曰湯武反之蓋特言身之猶未足以啓後學故又言反之以明身貴乎反也反則背境故行其庭不見其人既不合境則見已熄身

斯藏矣。非夢之域也。是以不獲其身。所謂反復其道。偏其反而皆猶是也。易於上經。首明天道。而乾言利正者。性情也。此天道所以在於明其性。下經首明人道。而咸言咸其脢無悔。此人道所以在於明其身。性之所自以入者。惟精惟一。是也。此所謂無貳爾心。身之所自以入者。反身而誠。是也。此所謂無身有何患。然則取之假之得人之得也。其學也。外性之身之。則得其得也。其學也。內內故入於覺。外故趨於迷。其跡不異。所詣則殊。差由毫釐。繆乃千里。此王霸孔墨之

辨也。然則闢其門以待後之學者，不使之面牆，悉皆孟子之功。有志於道者，必先研究孟子，以求正路而入。然後可以探孔子之賸，惜乎孟子比肩於孔子而終不能齊其大者。孔子毋我矣，孟子猶未免乎有我。孟子既謂立天下之正位矣，惡得猶謂之有我。蓋止乎其所不能知，始爲正位。居體故孔子於毋我則先之以毋意，毋必，毋固，然後能毋我是真毋我而體與太虛等矣。惟先毋意則不生分辨之識，故其無知無言，無思，無爲，皆孔子居正位而毋我者也。孟子猶未

免交一臂而失其亦知見之未熄猶囿於理義之間
至非言非嘿靜不證理則未能逮也是於過此以往
則瞠若乎其後矣

論取

向以指要篇示同志同志者謂辨出取字甚妙前未
有曉此者而止乎其所不能知亦最善又謂譬如一
室中物若有取不過得一件是說所造已深矣然尚
有說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唯明此二字耳是入聖
道之樞要也聖人無所不師而實無常師無所不取

而實無偏取。有取則有捨。如室中之物。有十取一。則捨九。是先失其九矣。然取之則已。是在外。非我固有。而自足乎已者。奚可得哉。是兼失也。所謂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也。無取則亦無捨。由志乎而無所決擇。卒於小大精粗。悉歸度內。由居正位而擅德業。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也。自孔孟以後。於道皆取也。楊墨啓之而已。取則繫於所取而止。不復居正位而正位。反爲所取者。入翳吾之圓鑑。旣不得主。則爲其所推移。盖有取則如老子語。土成綺。謂邊境有人焉。其

名爲竊是也。慕外而馳偏不知反。雖語至道實居遠而竊取中正之所也。詩稱帝謂文王無然畔援謂不可居畔而援取堂奧之所也。位居中正德爲長子盛德大業皆我固有。何事乎取。凡事乎取皆自見未明故外向而不居正位。有取乎道則不足以得道。乃反墮失得之報。有取乎物則便生染着。孔子之磨不磷涅不緇者以不若匏瓜之有繫。無繫卽涅不緇矣。課無取也。無取物無自而入。雖善染者亦不能緇。此天地之至機也。大體世之爲微妙語多以見道未明而

以知識揣料故爲微妙語以眩惑乎人而自神有近
似者亦非灼然見道皆不足以發人但深諭其止
止其所則自思不出位卽是正位旣諭此矣然且麗
於有方而止非其所止者卽當觀其機是滌除私見
未盡有取以發其機復生人心之爲患也取卽在偏
重之境焉生人心而繫之是見其人也非良其背不
獲其身也二爾心而背皇極之至機全在此字唯孟
子深知之故能指揚墨之失以遺萬世規學道而欲
盡天地之至機使機無自而發者宜悉此而謹之

鄉原

賊仁近鄉原。仁復本者也。非要譽色。取可得人之爲。人徇末久矣。脫未嘗一日用其力於仁。安能復本。夫復本非從事口語可能也。必嘗用力焉。故所謂習者併一而不二是也。所謂脩者不遠復是也。所謂學者緝熙於光明是也。三者之名不同。要之皆歸其明以復本者也。傳已必習習焉。必察。既習且察。乃盡至機而機不得發矣。始得安宅以居。正位以立。若是則已復本矣。已復本而又了所以應物。千轉萬變無往而

非中然後可以由極之敷言則言不事擇而自從今
但聞其說而未嘗一日用其力於仁遽入耳出口道
聽塗說而輕議之聽其言則似矣然未嘗習則言行
必相矛盾言必不顧行行亦不顧言其言雖似但過
我門而已未嘗入我室也未嘗入室可易言聖人堂
奧之旨哉是說祇以惑聽者而引之於無實徒害仁
而已故曰德之賊也然則聖道之失首由鄉原亂之
孔子無所惡而惡鄉原以其爲德之賊也蓋聖道不
可差毫釐差毫釐則隔霄壤鄉原特假聖說而未嘗

復本引後人徒事口語而無實歸宿其差豈毫釐比哉欲議聖道者當傳已而習習已而察不離乎安宅正位而無須臾之頃曠舍焉如是爲實有本原矣然後由極之敷言則言而世爲法矣否則是倒道而言尤當以鄉原爲鑑

本末

附

聖人從本起末故本末一如所謂有始有卒者聖道之失一變而爲鄉原再變而爲楊墨鄉原談本而非本楊墨襲末而非末本末皆失則聖道日益遠矣孔

孟子所以深惡之也。

言德行附

德行行於默而成之之際。併一併二均於不二。一屈信往來之頃。皆不離此始爲德行。皆默而成之也。習慣自然。從容中道。口無擇言。而言無不從始。可以默而成之者。發以告人。是謂善言。德行大體。聖言皆出乎此。若未嘗行於默而成之之際。遽恣爲高談。亦何異於道聽塗說。然則所謂善言者。言所以默而成之之德行耳。非苟云云也。不爾則有言不必有德矣。

傳習附

道之所在聞之則誰不願傳然傳貴乎習不習則不能併一而不貳既習則又貴乎察不察則不知正位而居體傳已而習習已而察始造聖域一或闕焉豈能超詣徒借聖口以惑衆則爲鄉原之流矣傳而不習不如不傳習而不察不如不習傳者多習者寡習者多察者寡此至道者之所以寥寥也

傳不習所謂秀才禱習不

察所謂無眼禪

道德

顯道神德行一事也。玄見而已。非捨神德行而事空言以爲顯道也。善言德行卽是顯道。以所言者默而成之。卽是神德行。良言良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卽是神德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卽是顯道。劉炫見文中子說易終日不休。文中子諭以一以貫之。卽是顯道。然一以貫之。必也併一而不貳。始能貫三爲一。故炫退則語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是一以貫之。雖足以顯道。必默而成之。始是貫三爲一之實也。若捨神行而恣爲高談。則無實歸宿。

是鄉原之風未去也。

時習附

學者緝熙於光明是也。習者併一而不貳是也。所以緝熙乎光明者。乃在於併一而不貳。謂之時習者。消息盈虛。動以天行。自一歲言之。秋徂冬爲復。本春徂夏爲應。未自一日言之。何晦爲息。何明爲動。而是理肇於一動靜。一語嘿。屈信往來具焉。靜也。嘿也。爲往而屈。動也。語也。爲來而信。凡信必先之以屈。凡屈皆所以藏身。藏身者。龍蛇之蟄是也。正位居體矣。動靜

語默之際。悉諭屈信往來之理。無須臾之頃失本宗焉。是謂時習。君子有四時。唯夜以安身。曾子曰。三省於傳習。可謂時習矣。

行之著

附

執德者。執中也。中常旁通。兼該本末。斯能爲有爲亡。能爲有者。常有也。能爲亡者。常無也。常有在致用而天下之至神存焉。常無在藏用而天下之至精存焉。致用藏用。每行於默而成之之際。自知而已。不言而信也。若是者。無須臾之間。是謂神德行。成德爲行矣。

無隱而不形發而見乎外。若唐棣之華者是謂可見之行。以神德行而昭著者也。書所謂行有九德與夫九德之行皆觀行可以知德以其行之著也。儻默而成之者或間不用則何自而著斯無可觀者矣。所謂行之而不著者如此也。

利爲本

附

故以往者言新以來者言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利者故之本非利則故者安能彰往於千歲之日至而略無少差明乎此則千歲之日所

積雖多亦同一頃刻耳。以利存乎其間無停留之者。自然無爽。非若人爲雖極精密然銖銖而稱至石必差也。儻非深於此則未易告。故孔子罕言之。至述咸始言屈信相感而利生。孟子又申以故者以利爲本。造夫此始爲大達。變屈而信曾無滯礙。大業富有無所不利。若故而已。終繫一曲往而不反。莫能新新不窮矣。

踐形

施而至於博濟而及於衆。此仁也。而孔子則謂何事。

於仁必也聖乎。非仁之功不能至是也。事於仁者之過也。蓋事於仁是取仁也。是行仁也。施且濟有時乎不及矣。安能至於博且衆哉。若是則墨子之兼愛亦能博施濟衆矣。何至於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非愛已哉。惟聖則踐形者也。形者私而形形者公。形者萬而形形者一。聖人觀象而見象。審夫受形之本。所以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者。達本故也。一受其成形。見形不見象。但知致用之時。分於彼已。而肝膽亦殊。不知不用之時。會歸大體。而物我俱一。豈諭天

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哉。見象則見易之無體。是爲古人之大體。於身爲天下身。而知其所以形。形者一也。豈以致用暫殊。疾痛不相及。遂不相卹也。又安知真疾痛者。正自相及。本旣同矣。疾痛安得略不相及哉。就死之牛。見之而不忍。入井之赤子。覩之而怵惕。牧人厚方苞之。蓐稚子憫方雛之。雉當其情動於中。盖有所自。以至鳥覆后稷。虎乳鬪穀。騶虞義獸。猶不食生物。不踐生草。豈或使之然哉。天性固自爾也。特由之而不知。未能曉然明其所以然耳。唯聖人

洞觀妙體。知其動靜語嘿之際。用則彼我萬殊。不用則會歸一本。由一體析而爲萬。會萬形復歸一體。私者殊而公者一。既同歸一體矣。吾方擅其全。彼則裂其偏。既裂則彼已自徇。而相傾擠。此既混爲一體。於一體之中。豈容決擇。而有尺寸之膚不愛。尺寸之膚不養。夫然。施安得不博。濟安得不衆哉。仁者見之。謂之仁。彼其所以利之。若梁王之移粟。子產之濟人。仁則仁矣。求其施之博。濟之衆。則未也。是皆徇末而事乎仁。非達乎仁之本也。如是而取之。斯墮失得之報。

非復本也。形色均一天性。聖人見象動以天行。常公已於物而體物於已。視萬形雖殊而均以一已待之。是以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伊尹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彼其所以善之與已無間。豈有自刈其手足自毀其髮膚者哉。如是者。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始與造物者爲一。而超形越數矣。夫公已於物者。物皆我體。此其所以爲大私物於已者。徇已而已。此其所以轉徙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唯公已於物而已。故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誠信

五常宗於信。故其數五位。乎中而爲主焉。有信則四端皆所以爲常。無信不立。而四端無所宗。亦何常之有。故必信以成之。此學道者所以貴於信也。篤信始能好學。信道不篤。則焉能爲有。焉能爲亡。蓋道非虛無。乃虛無中之實有者。篤信而不疑。則始能見焉。見道矣。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可以一二縷數也。信與誠一也。誠者。天之道。是自然也。信者。人之德。是自然者之所稟賦。而本無妄也。由信遂可以入誠。信則有。

諸已不信是無諸已也。誠則有物，不誠是無物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在其上，如在其下，如在其左右，不誠其能有物如是乎？謂之物，則宜有貌像聲色之可覩焉。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恍惚之中固有物，恍惚之中固有象，窈冥之中固有精與信，惟其如此，所以自古及今其各不去。以閱衆甫，老子能言其狀，則曰淵兮似萬物之宗。莊子能言其狀，則曰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或狀以元玄珠，以其照用之珍，或

狀以無名之璞以其純素之質凡可以名狀者非一也夫易無體無形而聖人則直指其要曰象故曰易者象也易以象爲主順而止之者所以觀象也見乃謂之象後學之失唯持聰明而以知識考究見理而已理已窮之外混然全體則非所及曾不知聖學乃在於順止而觀象見象是見碩果碩果所以剝而不能盡者以其信也故曰碩果不食碩果旣信矣入道者灼見其不食從而信之雖剝膚喪我而不疑中旣有主確乎不拔如是以觀則其象自然昭著故入道

者當以信爲主。信而有諸已。剝膚亦不畏道。斯可得矣。荀子曰。誠信生神。神常自若也。然不誠則無物是誠。信則有生之之理。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人人備萬物於象。帝之先。然而例皆卒於無物。梏亡而至。喪精失靈者。不誠而委棄之也。反身而誠。則見大象。所以總括萬象而無物不有。至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盛德大業。良貴至足。無不備者。柰何不歸其明。以全地道之亮。暗於自見。故不明而疑。乃以不誠不信而盡失之。可勝惜哉。

克念

道不可湏臾而或離。仁不可以造次顛沛而或違。念
茲在茲。至誠無息。道斯載而與之俱。故惟聖罔念作
狂。惟狂克念作聖。聖與狂正相反。在念之得其道。與
不得其道耳。則克念罔念。不可不察也。克能也。確乎
能其事者也。念念常存於無方之方。而不留繫於一
曲。以裂吾之全體。於此無作輟之間。則是君子存之
之謂也。其存之也。亦存其自古以固存者耳。罔則昧
於所念之方。不獲於內。則獲於外。每繫一方。常裂全

體而域於小己。克念者勿忘之謂也。詩稱文王曰於緝熙敬止。而羣臣進戒嗣王之詩亦曰學有緝熙於
堯明皆克念而勿忘。所以緝熙而不息。有作輟則不
一而爲外誘者勝之。遂至於空虛而無物。而虛室反
爲茅塞矣。況於擲棄而未嘗一念及之。乃爲異念勝
之乎。聖何自而入哉。固念旣昧於所念之方。則動違
其理。不在於無益而不芸。則在於勸成而助長不芸
者。旣縱之而不制。助長者又抑之而失中。皆爲治心
者之病。而有至於狂以爲無益而不芸者。固不足道。

而勸成助長。每爲治心者之公患。心火也。火性炎上。抑之失中。則激其炎上之性。愈炎而發。狂陽之疾已。其疾者亦救之以克念。使勿念而已。如此則有復歸於聖之理。此治心之要也。夫龍升降自如。非可畜而豢養。有識其性。如其嗜慾而順之。則可擾而馴。虎豕不可養也。亦有識其怒心者。夫虎之殺物也。必怒。於是。不敢以生物與之。所以避其殺之之怒也。其決物也。亦必怒。於是不敢以全物與之。所以避其決之之怒也。順其性而擾之久。亦化而馴伏。治心之術。何以。

異此學易者必順而止之不敢求速而勸成故進道若退要在勿忘而已昔之間學皆求之放心後之學者不求之放心而求之紙上語蹈襲爲文章焉皆外學也於我無補雖多亦奚以爲

進德

長者所以常復者一也餘子所以未能進乎是者非至一也然則餘子亦可漸進以全長子之德乎曰均具此矣安有不可哉患乎不悟而不知反耳不見可欲而偏取所以去物之累不使之繫境生心違一而

貳是乃洗心之道。故復必先之以剝。剝者剝。則剝之
所以剝去物我也。親已者莫若牀第移人而使之溺
愛。所謂衽席之上也。剝牀足進而剝牀辨。愈親已者
愈剝去。忘物之至者也。又進而至於剝膚。喪我之初
也。過是則宜不獲其身矣。於是備物之養復還焉。物
我兼忘。既至矣。而真一之體有碩果之象者出焉。是
謂見乃謂之象。見身之本也。剝之上卦曰艮。艮其背
不獲其身。而身之本見焉。一之至也。物不可以終盡。
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者剝之反也。象取雷在

地中。長子之復其位者也。復曰。反復其道。此艮所以
論長子之身。出必背境。不見其人而反焉。入道之以
漸者也。艮少子也。少子而全長子之德。以復正位。蓋
以比復好。先而貴。早復也。久則難變矣。故由少子而
變焉。其貴早復如此。長子復之正。少子必滌除乃全
長子之德。夫然後復。豈絕其漸進者哉。後之高明者。
遽以知識。躡論至處。殊不思自古雖上聖之資。亦必
尊積習。明歸而身藏。始可以語道。斯不至口是而心
非。豈可求速成。躡等以論而忽積習。惟習慣自然得。

之斯固。況餘人乎。而易之要在象。學必順而止。以觀焉。止於正位。不麗一曲。然後可以見大象。庸可躐論而徒爲空言乎。一旦既覺悟。而又通。始可視前日人事爲假途而諭乎。本來自爾也。未濟而先捨舟航。其何能至哉。

善剝

外護者。不可繁而捉。將內鍵。此自防衛之要道也。夫嗜慾好惡。性之所有。聖人不絕也。特有道以防之耳。在卦則剝是也。山附於地。剝之象也。蓋取順而止焉。

順而止則何所用之。亦觀象而已。嗜慾好惡去之不可。不有以御之則亦不可。盈嗜慾長好惡則性命之情憊矣。黜嗜慾擊好惡則耳目病矣。遠屏而反諸本。本勝而復還焉。則嗜慾好惡既無。改而性命耳目俱無。患善之善也。爲之有道。不必物。物屏去。苟明乎順而止則不事屏而自屏矣。夫心有眼而外視此其所以致憊也。順而止以內觀此其所以爲剝也。剝之爻雖有剝牀剝膚淺深之異以明每爻之義而其要則在於順而止以觀象而已。何事致力於外物。物剝去。

之哉。順止觀象則心眼自不外視。此剝牀剝膚之源。在爻特不得不有次第。要之順而止則身猶不獲。況於物乎。此剝之至要。故於大象明之。至見象獲碩果。則貫魚之寵無不利。既不病耳目亦不憊性命之情。後之人欲求入道者多不能諭此。往往甘心祝髮。以效鈍根中人以下者之所爲。夫中人以下根性至鈍。固當物剝去。然不知其要。乃繁而捉。用力至多。收功全寡。惡知順而止則不事屏而自去。此剝之要樞。宜深悉之。

熄見

夫道有本末有內外。而本末內外之際。祇以隱顯之
相蔽而生惑。故枝而爲二。要皆同實而異名。初無真
僞無輕重。譬諸草木。本根藏於隱。花葉示於顯。要之
花葉卽本根之示見者耳。無花葉則本根何所用。無
本根則花葉安能久。豈以本根藏於隱。人所不見。則
爲真。花葉示於顯。人所常玩。則爲妄乎。人之不見道
者。唯逐事爲之末。而背身心之本。末勝而蔽焉。則失
其本宗。無本而獨有末。則爲妄矣。聖人爲陳本末內

外之說欲其不偏所以覺其背本而後學遂重本而輕末此學者之過也獨有本而無末則是枯木朽株也獨有末而無本則是斷港絕潢也泛泛者皆斷港絕潢之流耳厭此者又甘心於枯木朽株是均失也安得源泉混混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乎夫本末有先後無輕重本根於生出之序爲先故謂之始花葉於生出之序爲後故謂之卒本末一如始卒一視無偏取焉亦無偏廢是謂有始有卒此所以爲聖人聖人著書於本則約言於末則詳說蓋本以正而平末

以偏而不平。平則坦然而甚夷。同歸而物我相忘。亦何事於防閑。不平則殊塗自徇。而有競有爭。故爲禮爲法以閑之。蓋不得而略也。人心惟危。以人之爲人。由不平。聖人出而覺之也。以救其不平。彼平則我斯止矣。此聖人之心也。學道者。每嗤禮法之家爲華末。不學道者。以學道之士爲空無。皆非達士也。蓋由私見。各係所取而止。不悟二者本一家也。聖人以至平處爲常居。以不平處爲泛應。特泛應之時。不離本宗。故未嘗迷復耳。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此其

所以爲中庸。不知此者。舉皆妄作。無間於真僞。知此則能兼容。至於容乃公。公乃王。則又泛應而爲時中焉。是皆容德無事。決擇之所致也。易本至精至神。故其要在藏用。致用而以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者爲妙體。而以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者爲妙用。非體不立。非用不行。於此不生輕重之見。則偏繫自熄。常復正位。聖人之至聖人。唯知兩端無輕重。乃熄偏見之明效耳。

迷悟

正位爲非夢之域故謂之覺特以別於夢而已居是位者尤戒於竊竊然知之祇所以爲病亦何事於覺偏位由偏重故所重者引之而出儻莫覺莫悟則隨物轉徙於夢幻之域故唯在偏位宜覺凡有思有爲於非其所麗於一方悉爲偏位正位已覺故無事於覺偏位方迷非覺則莫之救然則所謂覺者正宜施於偏位偏位宜迷而反覺者是乃正位覺而無覺之功正位止乎其所不知故真覺無覺未之或知奚覺之可名然則覺之名正爲迷境而設故如坤之六五

是謂正位而復之中行亦復乎正位者也。聖人於此不言覺。唯戒其迷而已。不迷卽是覺也。坤戒先迷。謂照非黃中。乃不自見而繫於未作之先。復戒迷復。謂往而不反。斯罔於所復之位。坤戒其先爲學道而不明者言之也。復戒其後爲失道而易位者言之也。救其失使不迷。是其所以爲覺也。然則涉乎迷途其求免也奚可。緩邪迷而罔覺。冀免於夢幻也。爲無期矣。偏位不覺。是謂迷復。誠可嗟也。其覺者是謂德行以中行獨復。默而成之也。大道甚夷。人人具此。固無賢。

愚之間所以分者唯迷悟爲殊耳。既悟矣，舉本與末無非一，真在偏與正皆不迷矣。

宗元

聖學必統之有宗，會之有元，以貫萬理，故煩而不憂，亂而必有歸宿。後世失是物，物推索不出一本，物自爲理，莫見所宗，遂使一理析而爲萬，無所統一，不見指歸，則終日言而盡物矣。道何由而明哉？夫至理具而寓於無名，迨立名義，則理皆自一而出，出既無二，兩端同實，各緣義生，曼衍滋多，所宗者悉會歸於一。

歸一矣。則可以見身心之本復於無名之樸。而本末兼暢。天下之理得。斯成位乎其中。則是成性存存。而爲道義之門。夫道義之出一門而已。未嘗有二也。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其實由於一。所以貫兩端。則知凡可言者。無非兩端。隱顯相勝。而理愈紛紛耳。由本而照末。則本末一如。逐末而昧本。則滯於末而已。未嘗通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歟。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脩道之謂教。道生者。以教之生也。經析

爲五舉而周官則又從而申爲六德六行十有二教。其大槩所宗者。由於孝而廣其至德耳。曾子論一貫之旨。夫子告以德之本而名篇以開宗明義。宗者嫡庶之本人倫之源。而義之所由出也。開其宗所以明其義。而理義旣兆。所以道生而達之天下也。曾子深於孝。是知德之本也。夫子告以一以貫之。而曾子深悉之。曾子授子思。孟子師之。孟子謂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而孟子又謂守約而施博者。善道皆一以貫之之道。前後相承也。易稱乾之德則首

曰元由元而有亨利正。元者善之長而四德之總也。任乾之事焉。乾之數九老陽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而任之者元。蓋統之以一。則事無不治。故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而身心之治猶是也。道必貫之以一。蓋以一貫夫三。二與一混而不離。其德乃全。是以一爲長子。以專妙用。由利用則可以見其致用者。由不用則可見藏用之所。而身心之本在焉。得其所歸。則離形數是其所以超詣也。

觀身

聖人肇學於未有書契之先。河洛所示者易。故聖學
唯師易而已。易兼三才。其於卦也。則乾爲天。坤爲地。
艮爲人。後聖有作用。天正者。其書首乾。而謂之周易。
用地正者。其書首坤。而謂之歸藏。用人正者。其書首
艮。而謂之連山。卦備於六十四。而此三者獨爲之宗。
周易所以明變動不居之妙用。歸藏所以秘退藏於
密之妙體。乾坤成列。以生萬物。乃有人焉。得天地之
大全。其體其用。所以兼備者也。爲人則有身矣。艮之
妙旨。所以明夫身也。艮爲反身。身亦反艮。盖有身則

有向背。向陽而背陰。向明而背晦。於向爲動。動則身
斯顯。故有夢則有身。於背爲止。止則身斯泯。故無夢
則無身。有身之身爲變體。所以與萬物並作。無身之
身爲妙體。所以與天地相似。妙體止。廣居之正位。無
我而與萬物爲一變體。逐至變而旁行。有我而與彼
已相辨。旁行則易流。惟作則觀復不繫。有方故旁行
而不流。以克全真宰之德。常貫三焉。乃與妙體融而
爲一。於是所過者化。而不爲外物之所易。用能常止
其所而思不出其位。亦猶雷風之行。而常立不易方。

焉。正位居體，所以藏密。是謂神無方而易無體。夫易無形埒者也。唯平而已。平則止，偏則行。偏生於有見，唯見熄則平。以平入偏，所遇皆平。無偏重以留繫，乃止於亾境之所。是以無我。此所以艮其背，不獲其身。由旣背境，故行其庭，不見其人。是以身歸藏而止其所也。然則常止其所而不獲其身者，唯見熄爲能與於此。此象學之所自由。有身之身，以觀無身之身也。大目視之，黃中通之而已。知識不能及也。後學之失，失此而已。象足以盡易，故曰易者象也。得此遂可。

以忘言而道存目擊矣。

觀象

剝者陰勝陽而剝之以至於蔑正。當是之時用靜則吉。故其義取順而止之。所以觀象。陰勝陽之時動爲群陰之所僣。何可以往。於是退縮順而止之。蓋出則必有外患之時也。損之又損。剝盡則見獨而其道乃復焉。於是向之動足以僣吾性命之情者。今反爲善類以奉我。魚陰類也。貫魚則群陰以序而進。在宮以承我之寵。蓋剝之交自剝牀足進而剝牀辨則平昔

之安其身適其意者皆剝矣。又進則至於剝膚六四
艮之初剝膚飢之淺過是則宜不獲其身矣。不獲其
身斯無私已。唯磨不磷涅不緇參萬歲而一成純者
固存焉。夫至陽無可盡之理坤雖純陰而上六猶龍
焉。剝極而不可剝者獨存則是爛熟而滌除既盡何
之憊我者。舉化爲善類以奉我。於是翕受大和之養
焉。所以然者蓋剝之要在觀象滌除盡始見象見象
則是見碩果其所享宜如此也。以二卦言之。一陽在
上爲艮之主艮其背不獲其身而大象自示所謂易

者象也。易無體是也。至神藏乎是。是爲天地之照萬物之鑑。凡有貌像者。於此肖形焉。形之所由生也。形於此乎顯。亦於此乎隱。顯以照焉。而徹隱以不照焉。而昧。大象包括萬象。而形形之大者。於此乎生。是爲碩果。觀象有在於碩果。故學易之要。見象而已。以爻言之。自遇姤之陰。消乾之陽。漸進而至於六五極矣。乾爲木果。陽精結實於上。碩果爲結實之大者。剝極則見焉。窮上反下。轉而爲復。生於地中。又滋長而爲乾焉。生乾之實也。不食猶所謂不食吾言者。謂其

信也。以其難信。非至明不足以見之。故顯言其不食。所以使人信之而不疑。雖剝膚亦不畏也。然則所謂見象者。見碩果也。夫剝有君子之剝。有小人之剝。小人之剝。六極之備者。何所用之。君子之剝。則與苦其心志者。類也。其旨乃天降大任耳。夫死於安樂。生於憂患。理也。亦猶否以閉隔不通。而君子以其彙正而明夷。則以其利艱正蒙大難。以成文王箕子之聖。剝之理。無以異此。然則燕安爲醜毒。非上智則處宴安者。常不知自警。故泰則宜知艱。正不爾則無往不復。

爲可畏矣。

觀生

聖人之觀其要在剝而又正名曰觀。觀之上九觀已至矣。觀其生而止於君子。非不善也。然特可以無咎而已。若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之徒。皆君子而無咎者也。抑又有進乎是者。若夫子之無可無不可是矣。而所以未能至者。蓋由志未平也。若志平則一視而無偏重偏廢。是以無偏蔽。謂並觀也。觀至於志平。則易道無餘蘊矣。易無形埒無等而平也。志平則

無所不平故無入而不自得而與易爲一此所以待
上達故以志未平啟其端焉平則無所復觀矣無黨
偏則歸有極之道也

生生

生生之謂易則凡有生者皆易之體也語生生則固
應有殺生者矣生生者非他不生者生之也殺生者
非他不死者殺之也如是則可以原始反終而知死
生之說矣夫物之生皆我體是此未嘗死也彼生者
不得不生而化者不得不化此獨不與之俱是亦未

嘗生也。太易之體合則渾，離則散，合而爲一，雖入秋毫亦無有餘散，而爲萬，雖盈天地間亦無一不足。是生生而凡有生者皆我體也。此擅其全而常混彼裂其偏而暫假也。復歸乎生生者，果何道哉？自顧其志平與未平耳。以平入偏，雖偏亦平；以偏入平，雖平亦偏。彼偏而我平，則不見其偏，無所不平，則何取捨之有？既無取捨，則何繫累之有？用能常自復於至平之易，生生而此不生化，化而此不化，參萬歲以成純視，合生爲一體，所謂聞道者聞此而已。如此則未嘗死。

未嘗生之體亦顯然呈露夫易者象也太象無形故易無體無形之形無體之體日呈於前所謂見乃謂之象常止其所而見本體則是長於上古而不老者豈有生化之累哉

戒偏

易無形埒者易之無形由無埒也以其位甚平故平則常復正位是謂皇極今無思無夢時正以無偏重而平是以止其所而復本位故無思無夢也此時唯妙體而已無私身也私身特一物是萬物之一偏也

豈其大體哉。所以然皆由偏重而有所繫。是以墮於一偏。而有此身。今有思有夢時。正緣有偏重。故常出而繫於所重之處。域於小已。以墮對代。但知貪生而惡死。不悟其倏起倏滅。一何死生之多也。以偏重而有此矣。無暇論是非當否。已知其失則均也。觀之上九。觀其生而志未平。雖曰君子已偏重而爲人矣。人與人何足以相遠哉。學者切戒於偏重。不得已而出乎此。則當覺。惟覺則偏而知反。自不留繫。不害爲平。若偏而當。雖不失爲君子。終不見易。由不平而不復。

正位遂累於有身。易之正位無私身者也。所謂離形者如此。唯平爲能至焉。故無作好惡。非用適偏而生之人心。斯會歸於有極矣。而易之可名者。以有太極也。嘗謂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中由兩端而有微。兩端則中之名亦不立。兩端可執。故中亦謂之執。亦因兩端而命之也。兩端兼忘。則不用而藏密。兩端相濟。則致用而建中。懋昭大德。建中於民。惟是三者無所不容。其德乃大。兩端不偏廢。亦不偏重。則動而時中。是善建者。一有偏焉。重在一方。隨而傾矣。墮於起

滅豈善建者哉。人心惟危。蔽於偏重。危斯傾矣。於道爲倒。所謂善建者。無偏重而常立也。易與人相差。特毫釐間。而相去隔霄壤。故曰善學易者。唯志平爲能。與於此平。而常復正位。保合內外之和。尊莫尚焉。此外又何求哉。

絕四

聖人之所絕者四。而其指歸。乃在於毋我。而所謂意也。必也固也。皆能發有我之機。使向而不反。身不藏而有我者。也是以絕之。夫神無方而易無體。惟毋我。

始復乎太易之真體。復乎真體則休息於無方之方矣。生分辨之識。有分辨之識則有一定之是。故必有一定之是則執此而不化。故固惟其有此所以向於一隅。遂至迷復不居正位而有我意識在一隅。非大方也。良其背不獲其身。是毋我也。以良既背境豈見其人不見其人。所以不出其位。斯不獲其身矣。有見則意必固相繼而起。所以有我有我則囿於形數爲其所推移而易之真體日益隱矣。毋我則正位居體。超形越數復歸乎太易。非聖人孰能與於此。

傳要

堯舜之傳。所執者中。孔子之傳。所貫者一。中者位真
君之妙體。一者擅真宰之妙用。中所以旁通。一所以
該萬。一得中而藏中。得一以應二者。本自相資。不可
偏廢。語中則必有一語。一亦不離乎中。或舉其體。或
舉其用。各適所宜。而前聖後聖之傳。其致一也。所以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唯此而已。成湯之建中。箕子之
會極。易之正位。禮之中庸。是皆以中而旁通也。老子
之通一。孟子之趨一。曾子之守約。虞舜之惟一。是皆

以一而該萬也。大本大宗舉在於是。不離本宗則旁
貫無窮者。皆自源而往者也。今於語嘿動靜之際。悉
具乎是語也。動也。人自爲用。而彼我則殊嘿也。靜也。
廢而不用。而會歸則一。衆人用則不知所自來。不用
則不知所如往。姑認有用之際。乃以變體爲常。聖人
則以成位乎其中者。爲常用。能合異爲同。總其樞要。
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進是道者。基
於用其光復歸其明。歸明於昧。蒙以養正。常休息於
非夢之域。則是會百慮於一致。冥殊塗而同歸。不出

吾宗常據會要旁貫無外觸類該通而天下之能事
畢矣一之所歸初緣人心唯用離之明外何卽境而
生焉不知反也而反亦不知由外明內暗不燭所詣
遂失其宗而役役外徇以至枯亾達者審是雖曰動
出以應而常反復其道不迷歸宿斯與道心融而爲
一而常藏用於中焉則向之所謂人心者化矣此聖
傳之至要也謂儒者博而寡要以方是時聖傳旣絕
所謂儒者博誦廣記唯以多聞相高以是爲儒矣豈
未知眞需者歟

真博

儒者之學。患乎不博。至專於博。反爲儒者之大患。而至於多記。損心所得者。紙上語。徒弊精神。則所喪者。乃天下之至真也。聖道不在於多學而識。特守約而施博耳。其要在正位居體而已。正位居體。則覺覺則通。通則貫。兼乎大畜小畜之富。而所謂前言往行。與夫文德。凡自此而出者。亦復舉積於此也。故先歸明於昧。冥之以不知。涵養滋久。及其至也。觸類而通。由不知而知。則至於無所不知。蓋知在窮理之際。係意。

與識猶滯一曲而不知在理已窮之外。非意識所及而亦不可爲畛域。知者人所同而休息於不知者。聖所獨造。夫不知則兼忘而大同矣。斯與道心會而不貳。至此始爲天地之心而無所不包矣。夫豈由博誦云乎哉。自內而出則正位居體者。所以旁行不流。自外而入則旁行不流者。用能正位居體。聖人導人多啓以入道之序。如語言偏其反而是。乃旁行不流也。室是遠而是。乃正位居體也。堯舜之傳自人心惟危以適偏而旁行。至惟精惟一。乃能旁行不流。如是乃

會於大中斯爲允執厥中是乃正位居體也箕子謂無作好惡遵王道路是亦旁行不流至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亦是正位居體唯孟子先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然後言行天下之大道與夫曠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皆以出之序言之又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則啓後學以入道者亦不廢也正位爲覺覺則無所不通偏位爲迷迷則無所不感覺無他焉唯在非夢之域以爲常而已非夢之域唯正位爲然故凡言覺者謂正位也凡言迷者

謂迷復也。正位一而偏位衆。故覺少而迷多。然迷悟對辭也。非迷則悟。非悟則迷。苟自省其未離偏位。猶用人心。乃是長處夢幻。而未嘗覺。則均爲迷耳。豈當甘心於迷而不究哉。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故聖學上達。與天爲一。詣乎此者。不分等差。分等差者。人而已。故未成乎心。而有是非。世之所謂是者。不過得君子之名而已。非者。不過得小人之名而已。自人道入心而觀之。君子小人相去遠矣。自聖人之天道言之。君子小人雖有間。爲累於有身。不居正位。每卽偏之。

危而爲人矣。而其轉徙於夢幻之域。則均也。安得不
一視之哉。中庸懼道之不明不行。故於賢不肖智愚
所以一視。過猶不及也。齊之以是非者。天道則然。人
之君子。天之小人。君子猶小。况非君子者哉。等差之
觀。皆非合併而爲大。唯迷悟則嘗有之。故旁行不流
者。緣不迷而正位居體者。由夙悟當正位居體之時
是真覺無覺而所謂迷悟者。猶是假途者設耳。

能化

域於彼已。則七尺之軀。奚異於一漚。會於本宗。則方

寸之地并包乎太虛。一漚則有起滅。太虛豈墮成毀。有起滅則有真妄。有真妄則有是非。既離本宗則涉夢幻。既涉夢幻無非妄。偽非特妄者爲妄。雖真亦妄。非特非者爲非。雖是亦非。刻意而行擇地而處。愈用心而愈乖。愈用力而愈敝。蓋以域於小已。不見古人之大體。則舉皆幻妄矣。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體爲小人。養其大體爲大人。大人無已。休息於非夢之域。以爲常。而泛應成務。則爲變。變乃應時之爲常。則萬古不動。二者既明。不繫。

一曲則其體與太虛等如是則舉真與妄同歸一真入而無爲是其藏用耳出而有爲是其致用耳用與不用悉歸妙用體既有常用亦隨之無有妄者向爲夢幻今爲一真大而能化凡爾作用會於本宗舉偏與正悉爲無妄則優入聖域矣聖也者會身心之所歸宿者也夫以有患之身爲身以惟危之心爲心雖深沉之思不輟於心微妙之語不離於口祇益迷耳唯能化此身復歸於大象化此心復還乎太極身心俱化本正而未與之俱本末俱真常無常有均爲大

常。斯與易爲一。是其所以爲大聖也。

出入

聖學大全。故利用出入。歸諸自然。不事習而無不利。有習則未離一偏。燭機未盡。不見大全。故出入俱滯礙。不可謂利。孔門高弟。顏子也。然於離形去智。尚有待。故孔子告以克己復禮。是有己宜克者。固不容於不習。有私己矣。豈不待自勝以克之。必若是始能離形去智也。顧其所稟。猶後於空空如也。至鄙夫無所待。而本自離形去智。可以一言而悟。叩兩端使灼見。

焉。則聖學於是乎竭矣。奚事習而以中庸爲可能哉。降此必困於隱顯之相勝而蔽焉。雖使智者亦於此大迷。不能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曾不見天人本一而隱顯本無二也。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謂之眞人了。知天人本一而不爲隱顯所勝。則出入皆一矣。何不。利之有。脫爲隱顯所勝。則隨其所見而致力焉。習於實有者。蔽於實有而不見夫空無。卽實有習於空無者。蔽於空無而不見夫實有。卽空無支而爲二。則冰。

炭不相入矣。易稱易無思也。無爲也。又曰易無體而。又有謂易無形。埒人知遠求易於氣形質未兆之先。而不知近取諸身。則易已具於屈信往來之頃。今無思無爲之時。由不出吾宗。與易奚有二哉。此時卽無形無體。爲非夢之域。是乃易不可見之時。所謂空無如此而已。及有思有爲。則心跡呈露。於是有形有體。爲有夢之域。是乃太一分爲天地之時。所謂實有如此而已。一屈而無天地混冥。而萬事銷亡。所謂乾坤毀者於此見也。一信而有兩儀生而四象立。所謂乾

坤成列者亦於此見矣。雖積至巧歷不能計。均不離此數耳。一屈而藏。一信而著。乾坤之成毀。不離俄頃之久。造乎此。則自一屈信而觀往來。可以盡乾坤之成毀。庸有微而不顯者哉。如此。則隱不得以勝顯。顯不得以勝隱。而相蔽焉。隱不得以勝顯。則顯常藏於隱。吾見隱卽顯也。顯不得以勝隱。則隱常彰於顯。吾見顯卽隱也。隱顯不異。則精神常一。終日如愚。蒙以養正。兩端混合。包括無外。自此析而爲萬。無非兩兩相合。要可一以貫之。則理窮義存。而心性俱盡矣。柰

何偏蔽者。不探其本。故習空無者。出而有。則昧麗著之機。而每艱於出。習實有者。入而之無。則失本宗之旨。而每艱於入。此天人所以判。而大全所以裂也。自天之人。謂之出。則垢淨相遼絕。而不論神奇臭腐之更化。由淨而入垢。則穢安知垢淨本。是私見。自人之天。謂之入。則有爲無爲相矛盾。而不論或使莫爲。皆一曲。由有爲而入無爲。則戾安知有爲無爲本。是卷舒。唯空空然者。元有大受。空空之際。盡有天循。有照。但叩兩端。遂無餘蘊。不然者。由天而出。則當觀盡。

垢淨本是私見。然後於出爲無礙。由人而入則當觀盡有爲無爲。本是卷舒。然後於入得所歸。觀至此矣。回視前之所尚。悉爲芻狗。要必至兩端一貫。斯爲大全。而得游心之常。而出入無疾矣。然出入無疾於復首言之。則出入俱無害者。非得大全。何以至此。抑亦見知道者。必先詣本宗之奧。有地雷復以見天地之心。則天雷爲無妄。而不失彝倫之序。斯全大法矣。

習坎附

離麗也。南方應接之地也。其患常在著。諸有坎陷也。

北方空虛之所也。其患常在溺。諸無患著。諸有釋。有而之無。則又溺於空。而有不能出之患。惟內明乃能間習以出險。故坎獨以習爲稱。而以出險不陷爲善也。水與月皆坎象。月者水之精也。水者月之類也。故明取諸月。月坤體。坤之炁變乾爲離。乾亦變坤爲坎。故日常用坤之炁。月常歸坤之明。明歸則水之德全。方歸其明。固已習諸月。及出乎險。又以習諸水。月與水皆積習。然後其德乃全。惟理有出於積習。故日就月將。濬哲而睿。乃燭妙理。是以剛而不陷。非明其孰。

能之乎於以通乎晝夜。一其隱顯觀垢淨之出於私見。觀有爲無爲之存乎卷舒。則不滯一曲常蹈大方斯皆出險不陷之道也。不陷由剛剛由明而明又由習。此次所獨稱習也。

讀文中子

嗚呼人之難知也久矣。抑又省之。非人之難知。蓋道之難明也。道苟明則不逃乎哲鑑。奚患於難知。質其言而白黑已判矣。曩讀河汾王先生書。泛然以諸子處之。見其言而未見其道。則亦未能悉其言而詰其

所造非諸子也。此豈王先生之未至，乃愚之未論也。迨浸歷聖域，稍自見其在我者，不約而契矣。述之於文，已成編秩。一日偶有中說當前，因閑寓目。適見李靖問道，而王先生之荅，與董常聞而說之者，顧與愚學適相符合。驚愕久之。始思先生自謂千載而下，有紹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避，而以董常爲顏子之流，斷不誣矣。夫仲尼之業，其入道也，始於著之德、圓卦之德、方以悟、藏密之旨，故申之以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探河洛之妙，則堯舜之

執中箕子之會極。昭然自契矣。若王先生者。端紹前聖之緒。可謂精於河洛之圖書。與箕子之洪範者也。其言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其藏在反。一無跡之所。是深諭龍蛇之蟄。以存身之奧。而其藏爲密。棲身心於一貫。則天人會矣。死生一矣。與物而來。來者自造。與物而去。去者自化。造化皆自吾之至。一故其爲物也。不貳。則其生物也不測矣。噫。後之名儒。唯持聰明。乃以多學而識。不復回顧。以契一以貫之之旨。則學愈多。去道愈遠。以多學而識者。滯於末也。一以貫之者。

達乎本也。本常兼末。以統於萬。末不能兼本。遂失其宗。既失其宗。卒爲虛文。不堪實用。以用主於一。不容於貳。貳則人之所治安。能治人。益末愈盛。則本愈衰。文愈有餘。則用愈不足。以離本。愈遠而背馳。日甚也。要所以運動樞極。財成天地者。唯一爲貫三。而其體常混。幹造化於妙用。非天下之至精。合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晚始得王先生信能紹仲尼之業。抑知聖道更五百年。必一大明於天下。不爾。則天地何賴焉。自孔子沒。周道衰。至秦極矣。黃石真人以守微。

之道傳於漢已而歷魏晉滋以權詭相傾此風益扇聖道掃迹王先生講道河汾爲有唐育非常之材雖去聖人之世前後相望不無小差要之皆不遠五百之數嗚呼文中子堙鬱有年矣和璧沉埋必有泣血以相明因讀其書痛惜其流於諸子仍信孟子嘗述五百之數果不虛也噫道不遠人悟焉則至大哉一乎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若王先生者可謂不惑於殊途而獨據同歸之會要非休息期而號先覺者其孰能與於此